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美 國 戰 後 世 界

著 特 列 普 · 英
譯 原 陳



世 界 知 識 社 刊 行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界世後戰與國美

著 特 列 普 · 英
譯 原 陳



版 出 社 識 知 界 世 海 上

月 五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美國與戰後世界

世界知識叢書之五

••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初三版

著作者 英 · D. N. Pitt

譯者 陳原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0)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四元二角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譯者前記

普列特 (D. N. Plett) 的這本小書，是去年年底在英國出版的。全書十三章，原文大約有八萬多字，記者把其中比較不重要的引用句和完全不重要的句子去掉，剩下現在的五萬餘言。毫無疑問，這是作者最近的一本力作，簡潔有力地分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成長、發展和它在戰後世界的擴張。從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歷史的鳥瞰，美國資本主義如何誕生，它如何發展了獨佔資本而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它如何獲得膨脹的機會，然後就是它如何陷入一九二九——三四年的經濟恐慌，羅斯福如何企圖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拯救垂危的資本主義，在戰爭中和戰後它的「新政」如何反被獨佔資本集團所擊敗，這一切都有了簡潔的分析。到這裏，作者就進一步剖析獨佔資本在第二次大戰中的成長。舉出了雄辯的數字，證明了資本的強度集中。從第八章起到第十三章，作者以銳利的眼光和豐富翔實的資料，分析了美國戰後的內外政策。當美國對內壓抑人民和勞工而引起進步力量的反擊時，它對外的擴張和奴役政策也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擊。這是後六章所得到的一般結論。作者又在第十二章觸到了美國對華政策，毫無疑問他的同情是在中國人民方面的。最後一章作者特別指出了英國的路向——他力闢所謂英國現在處在進退兩難的道路之說。在他的面前，展開了一條英國人民所應該和願意走的大道。

正如齊里亞克斯 (Ziliacus) 所說，這本書「可以幫助人民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作一清晰的判斷，並且指示了我們應該走的道路。」

作者是英國工黨議員，可以說是工黨裏面最進步的作家之一，他至今還經常在杜德主編的「勞動月刊」上面撰稿；他在一九三九年寫的一本 *Light on Moscow*，曾有中譯本；那是一本剖析蘇聯外交政策的一本最簡明的小書。

譯者記。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

目錄

- 一 歷史的一瞥……………(一)
- 二 獨佔資本的增長……………(六)
-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一二)
- 四 美國和歐洲……………(一七)
- 五 一九二九至三四年的經濟蕭條……………(二一)
- 六 羅斯福的新政……………(二八)
- 七 力量的集中……………(三七)
- 八 對內政策……………(四三)
- 九 對外政策……………(五三)
- 十 軍備和對外政策……………(六三)
- 十一 對歐政策……………(六九)
- 十二 對拉丁美洲和遠東的政策……………(七七)
- 十三 英國和美國……………(八一)

一 歷史的一瞥

人，生來就是平等的。

——獨立宣言，一七七六。

讓我們從簡單敘述美國的歷史開始；這不僅幫助我們了解它最近的發展，而且可以給我們指出未來事件的許多跡象。

我們可以從一七七六年獨立宣言說起。在那一次戰爭裏面，與喬治三世和若干美國保守派對抗的，大部份是平民、小農、邊民這一類的人，他們要設法讓他們的土地解除封建束縛；他們感到如獨立宣言所說的「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他們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業，不肯由幾千哩外代表英國專制地主的巴力門加以干涉。

但恰如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每一次革命底情形一樣，領導人往往把權力交給領導鬥爭的少數人（即他們自己），而不肯交給實際進行鬥爭的大多數羣衆。

終於在一七八九年通過了的憲法，就是由這一批「右傾份子」所起草的。固然在許多方面，它都有它的進步性，但這裏面却仍充滿了不少制衡作用（Check and balance），來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

這部憲法後來雖有修正，但並沒有重大的修改，可是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靠着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這部憲法如何變成保護強大的商業和工業利益底武器。

在美國早年，拓荒者向西移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們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率直的個人主義」。在工業領域內，拓荒的一切實權和一切可能性，早已落在強大的組合底手裏時，靠着宣傳的幫助，這種個人主義的信仰，依舊沒有衰落。但其實即使是最初的拓荒者，也並非獨立的拓荒的個人，而是並無其他出路的一種社會制度底構成部分。

早期的發展，到一八六〇年，以內戰的形式表現出最戲劇化的中斷。在十八世紀結束之前，北部各州都已取消了奴隸制度，但在南部各州，由於歐洲和美國棉花的需要日益增長，奴隸領有就再度變成非常有利的東西。因此南部贊成保持奴隸制度，但作為出口商，他們也贊成自由貿易。在另一方面，北部則需用關稅來保護它的年青工業，也需要「自由的」工資勞動力，移民，不斷的流過去，以便在各部門工業做工。

所以北部在一個偉大的平民林肯的領導下，和南部打起來了。打仗的錢又一次是普通老百姓，而獲利的却仍是不普通的人們。戰爭利潤建立了巨額的資產，在這上面我們看見了今日龐大的獨佔資本家底開端。至今還很熟識的名字，例如亞爾穆（Armour 肉類大王）、卡內其（Carnegie 鋼業大王）、高爾德（Gould）、摩根（Morgan）和范德標（Vanderbilt 鐵路大王），他們的開頭就出自這個時代。范德標和亞斯脫（William Astor）在一八二三年時，每人的收入已超過一百萬美元；一八五八

年，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從事經紀人的業務，在內戰時期就越變越富了。

這樣一來，當北部結束了奴隸領有制，而為進步的事業服務的時候，它同時就為現代工業大王統治之下的一種新經濟奴役打下了基礎。

現代工業獨佔資本的統治，在內戰以後的一個世代裏面，漸漸可以看見它的緩慢的開始了。如在許多國家一樣，「自由企業」、「競爭」、和「個人自由」，這些口號就像進行曲似的，加速了「小人」的脈搏，而實際的權力，和小人的自由絕不相容底實際權力，愈來愈集中於一天比一天少的大工業康采恩之手了。

這些康采恩，有的是靠了政府直接的幫助，比方說，以關稅打敗外國競爭者的形式增長的，或者以每建造一哩的鐵路贈送二十平方哩的土地形式而增長。有的沒有外國競爭所妨礙，就無需政府直接和特殊的援助，也一樣的增長着；比如說：洛克菲勒的美孚公司 (Standard Oil)，就收購了原料的來源，和鐵路講好優惠的運費——後來它本身就變成最大的鐵路佔有者，此外還佔有許多銀行和鑛廠，並且以自殺性的競爭，把對手都排斥了，因為在自殺性的競爭裏面，真正自殺的却只是力量不夠的對手。正如 J. D. 洛克菲勒所謂：「要造成一朵又香又美的美國玫瑰，就只有犧牲最初圍繞着它所生長一些花蕾。」

在這些發展階段中，憲法恰如它的草擬者所希望似的，成為財產的保護人了。

下面我們還可以看到最高法院的解釋憲法，也在保護着統治者的利益。范德標咆哮着說：「法律

！我理會法律作甚？我手裏不是握着權力麼？」這固然是非常聰明的，但他的並非愚蠢的子孫，什麼事都依法解決，却也萬事如意！這裏可以舉出一段有趣的歷史，即關於憲法的第十四次修正的應用。那是內戰後規定的，它的內容就是給黑人以公民權。靠了這些高貴的字眼，黑人就完全變成美國的公民了。這一段的下半截却是這樣的：「各州非依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性命、自由或財產。」最高法院一九三七年把大企業當作法人，宣布各州二百三十條法律違反憲法，因為這些法律，限制了大企業調整工作時間，或規定最低工資，或減低電力、煤氣底權力；據說這些法律都剝奪了「人」的自由或財產呢！

集中的過程，是先把成千成萬的小人物，趕出企業界，這過程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已經走過一大段道路了。比方說：一八八〇年時，鐵路公司共有一千五百家，到一九〇〇年就只有八百家，而在這當中，有四十家擁有全國鐵路哩程的半數。

在二十世紀的頭一年，目前這非常強大的美國鋼鐵公司成立了，資本額有十四億美元——在當時算是非同小可的了。這是一種罕見的物事，在這上頭是一種金融的而非工業的結合；而這是走向目前衆所週知的連鎖董事會制度底一大步；所謂連鎖董事會，就是一小羣非常有錢的人，控制了全國大部份的工業，尤其間接控制了美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

少數人統治着巨大的現代化國家，權力落在金融和工業鉅子手裏，這一點現在差不多無須證明了；我在一九四〇年寫的「戰爭會蔓延嗎？」裏面，曾作過若干分析，這些分析也一樣可以應用於

今日的。我曾說：「這少數的闊佬，具有一種權力，能够把萬千的青年人，送到戰場去犧牲，或者在蕭條的工業裏要他們餓得半死；他們能够製造和平，也可以放棄和平，能够給予工作，也可以剝奪工作，一切都看他們的利益而定。」

一一 獨佔資本的增長

美國的主人，就是美國的大資本家和製造廠主們。

——威爾遜總統，一九一三。

在這一章裏面，我們不但將要看到大企業的生長和集中，同時也將看到王國的發展，而且這是嚴格意義上的王國，即領土的擴張。到了十九世紀末，擴張的需要是在美國出現了，於是合併了西班牙和墨西哥在弗羅里達、特克薩斯和加里福尼亞諸州的領地，同時自東部諸州進展到西部領土。這些地方雖然還沒有完全佔領，不過這已引起美國統治者（大托辣斯）底一種慾望，即向外作領土擴張了。

最初的一舉就是一八九八年的西美戰爭，這一戰爭是以美艦瑪恩號被西班牙在打古巴土著時擊沉為藉口的。其實美國的武裝部隊——坦白點說——却是跑去拯救美國公民投在古巴鐵路、礦業和糖業的五千萬美元資本。哈斯特系的和別的報紙發動了所謂「愛國」運動，於是羅曼諦克的「十字軍」就開始出發去協助古巴的獨立了。西班牙被打敗後，古巴的獨立即變成讓美軍駐在古巴，同時讓美國取去波多黎谷（Puerto Rico）和關島（Guam）做戰利品，又以二千萬美元的代價向西班牙買得了菲律賓羣島。其時，菲律賓差不多已經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獲得獨立了，可是新的領主却插足進來，由是再打了四年，花了一億七千萬美元，再採用嚴厲的鎮壓手段纔把菲律賓人民壓制到使他們接受新的地

尊。

夏威夷羣島的掠奪，是差不多與此同時的；美國的甘蔗墾植家在那裏建立了一個獨裁政府，然後合併到美國去。到了一九〇三年，這是四十餘年領土擴張的最後一次。巴拿馬運河區變成美國的財產，這是根據和巴拿馬共和國締結的協定，而巴拿馬共和國則是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好意，從哥倫比亞共和國分裂出來而成立的新國，成立的目的就是爲了上述一點。

這之後有一個時期並沒有作過領土擴張，但是美國主義的另一典型方式——經濟擴張——當然是發展着的，尤其在南美。這一擴張往往和門羅主義相聯繫，所謂門羅主義即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所發表的宣言，他說：

美洲以外的列強，不應干涉美洲的政治體制，也不應該在美洲大陸獲得任何新領土。

這個主義原來是警告歐洲的反動諸國的，尤其是西班牙；因爲這些國家曾打算在拉丁美洲重建他們的殖民地。但不久它就變成北美建立獨立獨佔制度，想把拉丁美洲變成經濟殖民地的企圖底外衣了。

美國竭力要用種種方式來擴展這種主義，他們創立了泛美聯盟，這是美國國務卿白蘭恩（Blaine）一八八九年在華盛頓召開的一個會議底結果。正如貝米斯教授（Bemis）在他的「美國外交史」（一九三六）裏所說：

這個會議的主要動機就是美國商業的擴張……白蘭恩用什麼友誼、仲裁、和平，以及推動新世界美洲各國一般幸福等等雄辯的話語，把主要的目的隱藏起來。

美國在這個會議上的主要建議是建立一個關稅同盟，雖然有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的反對，終於以大多數通過了，但始終沒有成爲事實。

可是在實際上，美國也在這個時期實行了另外一種經濟帝國主義——即干涉他國內政。比方說：古巴就被迫在憲法上限制了與他國發生關係的權利，並且規定了美國有權干涉古巴的事情，爲的是保護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一九〇五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海關，被美國接收，同時美國派艦駐在多明尼加領海，因而控制了這個國家。一九一六年威爾遜總統拒絕了中國的借款，與海地簽訂了友好協定，靠了這個協定，美國可以派遣工程師去開發它的資源、管理它的海關、選派財政專家調度它的金融。但是海地的立法機構却很勇敢（或者說傻熊可掬），竟至於拒絕通過在華盛頓草擬的那部新憲法——這上面允許外國人有權在海地領有土地。這一舉措使美國執政當局大爲震驚，他們覺得解散這個機構，已是他們精神上的責任了，於是用了海軍陸戰隊，把改訂了的憲法，送交人民投票決定，而投票則在美軍監視下舉行。結果，贊成新憲法者有六萬三千票，反對者只有三百票。

布特勒（Butler）中將描寫了這一段發展道：

我在美國最銳氣的軍隊（海軍陸戰隊）裏服役了三十二年另四個月……我曾在一九一四年使墨西哥服從美國油公司的利益。我曾使海地和古巴變成國民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容易收稅的地方……我曾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二年爲勃朗兄弟的國際銀行肅清了尼加拉瓜。我在一九一六年爲了美國糖業的利益，使多明尼加政局明朗。我曾在一九〇三年爲了美國的菓子公司獲得洪都拉斯的權利。我曾在 一九二七年幫助美孚油公司在中國不致遭受損失。

然而王國的另一方面發展，雖然比較間接，却是同樣現實的；那就是金融的王國，這個王國是通過資本輸出而實現的。這個王國約莫與領土擴張同時發展。

帝國主義的擴張，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在現代來說總是排除其他敵對的帝國主義，以便取得空間；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擴張，有許多地方和英國發生衝突。那是大英帝國歷史上的嚴重時期；領土殖民地化的可能性臨到結尾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國家底地位，日漸動搖了；美國和德國作為輸出國的發展，已經在威脅着英國的貿易了；總之，列強的互相排擠使英國筆直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了。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作為一個外國債權人，美國還得跑很長的一段道路，纔能够超越過英國的巨額投資；但這過程已經開始了。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前的繁榮的餘輝，大部份來自它的外國投資；一九一〇年入息有一億五千萬鎊，一九一一年一億九千萬鎊，一九一二年二億二千六百萬鎊。

英國基本工業的生產數字，儘管有增加，但已表現出對美德兩國不能佔主導地位了，可以看看下面這個表：

煤		產		單位百萬噸	
英國	一八六〇	一九〇〇	一九一三	英國	一八三・三
德國	一七・〇	二二八・八	二九二・〇	德國	一七〇・〇
美國	一五・四	二四四・六	五一七・〇	美國	一五・四
鋼鐵產量		單位百萬噸			

	一八七〇年至七四年平均	一九〇〇年至〇四年平均	一九一三
英國	六·九	一三·五	一七·九
德國	二·一	一六·二	二七·四
美國	二·三	二九·八	三〇·〇

其間，美國的輸出，在一八八〇年時平均每年只有二千八百萬鎊，一八九九年便達到七千一百萬鎊，一九〇〇年達九千萬鎊。但德國在工業品輸出方面則構成（對英國）更大的威脅。

英國的製造廠主反擊着，不是用關稅，也沒有採取斷然的步驟以改善技術效率，而是企圖和他們的外國敵手互相諒解，同時在他們各自的工業部門上作獨佔式的集中——這一點後來尤其表現在鋼鐵與軍火工業上。巨大的化學康拜因（後來以ICI的名字出現）底最初基礎，是一八九〇年時建立的。在更早的階段，英國的工業家還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協助，因為英國的殖民地領有（面積共達一、六〇〇、〇〇〇方哩，人口達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這是一八九九年的數字），本身就給出了間接保護下的企業場所；但是直接的津貼（最初是在航運方面）和政府的參加（如英波石油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發生了。

英國的統治者是有着高明的策略和豐富的經驗的，他們即在退却的時候也決不放過保護財產的機會，他們用聯盟和均勢來加強他們的地位。一九〇四年，隨着德國實力的迅速增長，英國與法國訂立同盟，使英國的邊境在歐洲和非洲儘可能的穩如泰山了。

威爾遜總統在所謂道德的基礎上（這是今天非常普通的帝國主義干涉底範例）一九一二年對中國的作爲，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例子。當日本在一九〇四至〇五年對俄作戰時，美國在日本的眼中是一個可靠的朋友，美國警告列強不得干涉日本；但是幾年之後，日本對於美國覬覦滿洲的企圖很是看不過眼，於是和俄國站在一起，保衛着南滿鐵路（日屬）和中東鐵路（俄屬），使它們不致於被美國的鐵路大王所併吞。爲着使這些鐵路失却效用，美國的銀行家曾計劃以巨額借款貸給中國，使中國在東北發展其他鐵路和商業，並且與英、德、法、俄、日諸國合組「銀行團」，以便在中國獲得單獨發行公債的權利。然而威爾遜總統却拒絕這個計劃。他說：

貸款的條件，照我們看起來，實在觸到中國的獨立行政權，所以美國政府不擬參加。

在這艱難的時期，美國日益增長的帝國主義和英國緩緩衰弱下去的力量之間，發生衝突的主要場所是在南美。英國曾經有一個時期在南美洲差不多享有資本的壟斷，一九一三年英國的資本投資，在南美每一個國家（玻利維亞除外）仍然佔着第一位；但玻利維亞的錫、秘魯和智利的銅、阿根廷和巴拉圭的肉罐頭業，大部分却已經轉入美國大資本的手裏。「港口船塢等工廠已由美國肉罐頭業鉅子（阿爾穆、斯惠夫特和威爾遜）在柏拉特河流域建立起來了，同時由聯合果品公司在哥倫比亞建立起來了，由美孚油公司在秘魯建立起來了。英國仍舊支配着大西洋來去的貿易與海底電線。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南美貿易主要的還是由英國各銀行所資助的。」（見羅徹斯特 A. Rochester, 「美國的統治者」，一九三六。）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也許我們參加戰爭，是維持目前優勢的貿易地位和扭轉恐慌的唯一辦法。

——美駐英大使卑治，一九一七年。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美國宣佈中立，它決心站在衝突之外，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它才宣戰；這一年二月裏，威爾遜總統還在內閣開會時說過：「他不願看見任何一方勝利——因為雙方都同樣無視了中立者的權利，雖然德國殘暴到非殺人不可，而英國却只搶去了財產。」

然而到了一九一七年，在美國人看起來，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任一方面決不能得到勝利。除了所謂良心或道義上的動機之外，美國這時在協約國的勝利上會有物質的利益；一方面是，假如美國不參戰，則預借出去的款項有收不回的危險，另一方面則美國可能發生一次經濟恐慌。

戰爭爆發的時候，國務院還反對給法國借款。但是貿易額的減低却已出現了，從一九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到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間，出超已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國民銀行已經表示假如沒有信用貸款，則外國購買者的購買力就會枯竭，生意則會落在澳、加、阿根廷或他國之手。到了一九一五年仲夏，「信用」已經枯竭了，英鎊正在跌價，這時就必須公開出售公債，以便美國的投資者能夠為協約國購買的美貨，把現款付給美國的製造商。

到一九一七年春天，美國公民、工業界、銀行和協約國的供應者們已握有協約國的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債款。美國駐倫敦大使卑治（Page）寫信給國務院說：「英法減低在美國市場上的購買，當然會引起美國的恐慌，……也許我們參加戰爭，是維持目前優勢的貿易地位和扭轉恐慌的唯一辦法了。」

因此，在威爾遜總統領導之下，美國爲着避免金融世界的崩潰，就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去拯救「世界的」民主了。

打完仗之後，美國當然變得更強大，拖倒英國的過程是越來越深化了。美國從一個債務國（僅僅四年之前，它還必須用巨款償付歐洲——主要是英國——投資的利潤）一變而爲全世界主要的債權國了。由於它對協約國的借款、由於它對靠歐洲供應的國家貿易增加、由於它的工業能力增長、由於它現在擁有的巨大的新海陸軍力量，使美國不只與英國相等——而英國一直到當時爲止還是全世界起領導作用的資本主義強國。那時英國却必須實行把它在美國工業界裏面大部份的資產準備出售，以便購買美國的軍火；英國手上的金元已由一九一四年的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一九一九年底的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英國的國外投資雖仍可觀，但是英國在世界貿易上的不可一世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美國商品的輸出已由一九一三年的二、四六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九一八年六、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二〇年竟增至八、二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同期美國的輸入則

由一、八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三、〇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一九二〇年則爲五、二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單單在歐洲，美國資本的直接投資（政府的貸與不算）已由五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六九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英國資本在加拿大的優勢，已經讓位於美國了。

美國跟大英帝國其他地區的貿易也變得相當可觀。美國和歐洲資本家（以英國爲領導者）在拉丁美洲漫長的鬥爭，結果美國的信貸已經代替了歐洲的信貸，而美國的銀行已經把歐洲的銀行從他們直到當時爲止的優勢壓倒了。在一九一三年，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輸入，只佔百分之二十四，英國則佔百分之二十五，到了一九二七年，美國已佔百分之三十八，而英國僅佔百分之十六；在一九一九年非常時期，美國的數字甚至是百分之四十九呢。

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怎樣利用這種強大的能力呢？兩個美國，哪一個會得勝呢？——是威爾遜總統領導下的進步美國，還是托辣斯與康非因的美國？職工會的新興力量是否會影響那種局勢呢？美國的財富和力量能否用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呢？美國會不會推行一種明智的政策，消滅德國軍力，使和平能夠持久呢？所有這些問題都要求着答案；正如下面所述的，今昔的相類也使今日的情況不見得太平呢。

不幸原有的答案都是惡劣的。美國的民主從來不從政治擴充到經濟的領域去，這就變成了不完備的物事。兩個美國不斷的鬥爭仍舊在進行着。而在戰後的二十年代，統治力量不僅比任何時期更加

強大，而且他們對於國內工農的覺醒和俄羅斯社會主義工人國度的建立，都極其擔心，因此，那時他們決定要進行打擊進步份子了。

在國內打擊工人，在國外打擊進步力量的鬥爭，瘋狂地在進行着。不幸在國內，工人還沒有一個政治運動和職工會運動，來支持這個鬥爭。頭一點，他們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或工人階級的黨。後一點，職工會運動却已經通過無數困難給建立起來了。最初的一個大規模底開端，就是「勞工武士團」，是一八六九年成立的；繼之它就蛻變而成美國勞工聯合會（AFL），這是一八八一年賈普士（W. Gompers）所建立的一個手工業者同盟。一九〇五年世界產業工人大會（IWW）給建立起來了。世界產大從來不超過六萬人，但它做了許多工作，使工人成爲戰鬥性的，同時迫使勞聯多少注意非熟練工人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共聲中絞殺了的，但後來却由美國聯合礦工大會改組而成產業組織大會（CIO），那是這個世紀第四個十年間的事了。

職工會運動會必須通過無數困難，才能够向前邁進。美國人傳統上是「個人主義的」，一半因爲歷史使然，一半却是宣傳的結果。另外一個障礙則是高壓政策。此外打擊職工會的武器，即「黃狗」契約，那就是束縛工人，使他們永遠不能參加職工會的合同，這樣子的合同，一直到一九三五年華格納法案通過，纔被認爲非法。再下去就是一八九〇年的反托辣斯法案，目標本來是保護州際貿易的，現在却用來減削職工會的活動了。用法令來制止勞資糾紛，這是另外的一種步驟。此外還有利用憲法來取消或延擱社會立法或對廉價勞動力的限制的。

儘管有這許多障礙，職工會的會員由戰前的八五〇、〇〇〇人（其中勞聯佔五五〇、〇〇〇人）增至一九二〇年的五百萬（其中勞聯佔四百萬）。

在打擊職工會時，也使用了現在所熟知的「反赤化」戰略。金融和工業統治階級這少數人，成爲反赤專家，他們把每一個人運動或進步運動、活動或組織，都稱之爲「赤化」。與此相輔而行的，是由歇斯特里的宣傳所進行的反猶、反黑人、反其他少數民族、反公民自由的種種措置。

反赤運動也同樣在對外關係上進行；徵象就是一般的反國際主義，對於走上急激或甚至進步道路的國家（如蘇聯）採取敵視態度，同時用糧食做政治武器。

這裏必須舉出一九一九至二〇年美國反勞工戰爭的幾個標本。單單在一九一九年，捲入要求種種合理措置底罷工（如承認職工會，八小時工作日）中的工人，就有四百萬。當時鋼鐵工人的值得注意的罷工，大資本家及其報紙是當做反赤運動的一部份而對付的；鋼鐵工人在兩年間損失了不止百分之三十的工資。

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煤礦工人爲提高待遇和縮短工作時間而罷工，但是報紙上在冬天到臨的時候却創造了人造的煤荒；可是結果仍舊是礦工勝利了，煤價在某些地方却每噸提高六元至八元，雖然解決方案使每噸多支出了俸俸五角。但報紙說：煤價的增加，是因爲礦工要求增加工資的原故。

從反赤專家的觀點看來，反赤和直接的反職工會鬥爭，是不可分的。

四 美國和歐洲

他用糧食往巴爾幹化的中歐那裏送去，只當成他所進行的反擊布爾雪維

克的鬥爭中的一環。

——格里哥黎，論胡佛。

美國政府的對外態度，是和他對內的態度一致的。

第一次大戰後在這方面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參議院拒絕批准和約，拒絕參加與和約有關的國際聯盟。這是華爾街、共和黨和一部份民主黨的意見。他們並非嫌對德條件太苛，而是認為如果他們守中立，則他們更能够控制世界，他們認為：一旦美國參加了國際聯盟，就會幫助英國和法國維持若干的權力。這可以叫做孤立主義。對於美國的大資本家，如果孤立能够獲利，那他們就是孤立主義者；如果合作的利益更大，那他們就變了合作主義者。在這個階段，孤立主義的真正源泉，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即全國性的反國聯基金委員會：是由兩個反勞工的百萬富翁領頭的，那就是梅隆(Mellons)和弗力克(H. C. Frick)。

在歐洲用糧食當做政治武器，又具有另外一種有意義的歷史。這是胡佛做的勾當。他的助手格里哥黎這樣寫道：

他用糧食往巴爾幹化的中歐那裏送去，只當成他所進行的反布爾雪維克鬥爭中的一環。

同時，美國也絕不放鬆軍備，尤其是造艦。美國一向是眼紅英國的權力的，也一樣眼紅法國在歐洲的地位。炮聲一停，美國就立即開始了史所未見的龐大造艦計劃。打算在一九二五年完成的一九一八年計劃，包括十二條戰鬥艦，加上十六條戰鬥巡洋艦。在三個年頭裏面，即從休戰到華盛頓會議之間，美國所造的艦隻，比之全世界各國造艦的總和還要多。

因此，當華盛頓會議在一九二一年召開的時候，那多年來維持兩強標準的英國（所謂兩強標準即保持一個比世界上任何兩國艦隊之和還要強大的艦隊），不得不同意與美國看齊，不得不放棄英日同盟，因為，美國恐怕英國和日本會聯合起來對付它呢！

重整軍備時，也來了反對赤化的恐嚇。如果你稍為回顧一下一九二七年日內瓦召開的海軍軍縮會議，那你會發現一個希勒爾 (Shearer) 先生，是軍火工業僱來保護他們的工業利益的，辦法就是打擊任何實際的裁軍手段，把所有和平的辯護人（連當時的國務卿休士 Hughes 在內），稱之為「祖國的叛徒」。他下面的話語寫出了他那領津貼的生活來：

從一九一四年開始，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底份量是發展了，這些主義的信徒，和平主義者，失敗主義者，種種顏色的急進派、連同外國間諜、共產主義者、IWW（世界產業職工大會會員），社會主義者，都一總的集合起來，還有一打以上的組織，都有頗為動人的名字，他們的目的是在愚弄愛國的美國人。要他們去援助敵人。

他繼續作出今日美國依然可以聽到的抨擊。他說：

「莫斯科來的訓令、演講、論文、問答、還有地下組織的工作，通過合法的團體，在勞工界、在社會上、在職業團體裏面、在海陸軍、在各級學校，進行秘密工作，這是叛國陰謀的明證。」

經濟帝國主義，當然在美洲大陸上繼續增長，而且採取了資本輸出這種比較高級的形態。因為別的地方不安定，而單單增加對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輸出，那是不能滿足美國的擴張脾胃的；牠還必需用貸款的方式去獲取殖民地，這就是資本輸出。一九二五年，美國的資本家，控制了加拿大工業的重要部門。對南美洲的貸款，以種種方法對各國施用壓力。後來，據參議院的一個財政委員會所說，單單在那個非常不重要的哥倫比亞國裏，有一個時候，同時有二十九個美國財團代表，去談判公私貸款。古巴提供了關於華爾街所用的方法底範例。一九三一年，美國直接投資在這個小國裏面的款額，把對古巴政府的貸款計算在內，總數超過九億三千五百七十萬美元。由於經濟恐慌無可避免的結果，到了一九三四年，拉丁美洲的十五個國家，合起來對美債務有一、五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其中竟有一、一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償還不出來。

經濟帝國主義的另一重要步驟，就是把資本輸到德國去，除了賺錢之外，還有一個迫切的目的，即把德國及其大企業建立起來，用以對抗英國和蘇聯。今昔相比，情形真彷彿一樣呢。

道威斯計劃於一九二四年提出，撥二億美元的貸款，來穩定德國幣制，使資本家放心到德國去投資，後來就引起外資的泛濫，而在這當中，又以美國為最大的借主。截至一九三一年，全部私人貸款六、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裏面，約有二、四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來自美國（即百分

之四十)。通常的利息是七分到八分。於是美國在歐洲的財產，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差不多增加到一倍。

到了一九二九年道威斯計劃就被楊格計劃所代替了，楊格計劃，把德國的每年賠款總額，削減到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恰等於協約國以前同意償付美國戰債的數字。

這些計劃，都不是美國政府的直接買賣；只是國務卿休士「非正式建議」底東西罷了。

五 一九二九至三四年的經濟蕭條

因為我們有的太多，所以我們就缺乏。

——美國商會，一九三二。

至少有三千萬工人失業。

——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專家報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的發展，以一九二九年開始的著名的經濟恐慌為其頂點。

引導到經濟恐慌的過程，（不幸今天的情形又復相似）是衆所週知的。美國工業上和金融上的政策製造者，都依循着這樣的路線，即拼命輸出，而同時提高關稅，阻止輸入，來保護本國的工業，這是不肯向前瞻望的正統派的資本主義路線。當資本繼續在輸出和接受時，當然可以填補這個差額；但到了某一點，這個過程一旦停止，崩潰就來了。這樣的循環，在二十年代一直發展着，上面所提到過的資本輸出，就是畫面的一部份；一九二八年歐洲對美的貿易赤字就達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部份由旅行或服務來彌補，但大部份都要靠新的美國投資。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到來的時候，美國已經變成一個重大的原料輸入國。這一次的經濟恐慌底強度，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即美國對歐貸款，到一九三〇年時有一半以上都無法收還了。美國既成爲原料輸入國，就使一切的情況

更加嚴重，使全世界各大生產國家（尤其澳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還不能恢復經濟恐慌前的地位。可是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由於原料價格減低，美國工業却比之任何時期獲得更大的利潤了。

重又一次又可以看見今昔的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英美兩國的專家，不僅希望解決支付平衡的問題，而且要解決一個重大得多的問題，那就是如何駕馭現代工業國的龐大生產能力，使它成爲人類的幸福，而不是悲慘。辦法就是提高亞洲及其他億萬人民的生活標準，從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這就是和羅斯福總統的建議有關的，華萊士稱之爲，「建立六千萬個職業崗位」，提高工資和生計標準。而現在一切都給毀棄了，目前美國的統治者的所作所爲像二十五年前一樣。由於美國現在比之從前，更要依賴輸入的原料——這是因爲國內礦物資源日益減少，而製造能力又比以前增加——牠目前的計劃如何，就不言自明了。但他們却不理解經濟恐慌，更不能扭轉恐慌。

大資本依然以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企業、和舊體制一切無政府狀態，依循着種種方式，往前走。因此在美國工農大眾身上引起的直接和間接結果，非常值得注意。在這個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裏面，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每年的收入還不够二千美元（二千元是他們能够合理生活的最低限度）；而在這百分之六十中，約有五分之一，每年收入不到二千元的一半。在另一方面，千分之一的家族，收入等於百分之四十二的貧民，即四二〇對一之比，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人口底收入，等於其他百分之六十人口底總收入。在整個繁榮期，失業工人的數目，從沒有低過二百萬；工資雖比一九一八年的水準稍爲提高。在生產增加必然引起物價下跌時，却用人工手段使它穩定下來。

在二十年代當中，農村是給工業家犧牲了。在一九二八年，農產品價格只比較前水準增加百分之三十九，但是農民所必需購買的工業製品，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在這十年間，農業財產的價值，跌落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還有四十五萬以上的農民因此而失掉他們的田莊。

這就是繁榮，可是蕭條却已經來臨了。蕭條從一九二九年捱到一九三四年。由於它對美國、對英國、和對全世界的影響重大，甚至它還是德國法西斯的興起的原因，而且由於一個更深刻的恐慌，在今天即將到臨；所以我必須多說幾句。

美國經濟恐慌的淵源，確實是內在的，他的放任資本主義底性質，起碼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主要原因，金融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往往使經濟恐慌成爲不能避免，而且以無情的投機，和不相配合的發展，使恐慌變得更加尖銳。而在恐慌甚至已經到臨的時候，他們還擺出不聞不問的樣子。

投機更加驚人。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工業股票漲了百分之二百以上（同期英國只漲了百分之二十五）；股票甚至像真空掃地機一樣沿門求售。利息提到極高，使一般事業的貸款簡直無法負擔。資本給從外國調回來，參加國內瘋狂的投機事業，因而引起全世界尖銳的信用缺乏。

在這種空氣下，製造恐慌的主要人物還作出樂觀的聲明，一九二八人大資本所寵幸的柯立芝總統在國會裏宣稱，美國「是比之以前任何時期的繁榮更加穩定」。一九二九年十月，股票市場崩潰的那一天，美國的一個大資本家，當時的財政部長梅隆，還宣稱：「生意在基本上還算興隆」；一九三〇年新年，失業已經迅速的擴大了，他還可以說：「在目前情況下，我看不出有什麼危險或悲觀的物

事」，後來一九三〇年五月，恐慌還離開最低點很遠，胡佛總統便說：「我們已經渡過了最險惡的情況了。」

對於萬千受害的人民，胡佛什麼也沒有做，可是他却服從他所代表的利益底意見。政府買了小麥股票，救了銀行，他又促使國會研究「重建鐵路債券信心」的法案，使銀行存款人得到更確切的保障。他又多方面削減了聯邦政府的開消，（關於此人，下面還要提到，因為杜魯門派他到歐洲去負責糧食的供應。）

那一次的恐慌非常尖銳。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之間，國際貿易總值跌落了三之二。美國的工業生產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英國實際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業生產就沒有完全恢復，也跌落了一百分之二十五。製造廠主，既被悲慘的物價跌落所打擊，後來更被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高額關稅所損害。一九三〇年美國有八百九十項物品，平均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一到百分之三十四的關稅。英國只好在一九三二年放棄了自由貿易，同年渥泰華會議，建立了一道帝國經濟壁壘。

我們可以從正統方面引用兩段意見，來總結那一次恐慌的局勢。其一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美國商會的一個委員會的報告書。它說，

在另外一個世界的旁觀者看起來，我們的景况一定非常笨拙，恰如在我們看來，景况異常悲慘一樣。我們之所以缺乏，就是因為我們有的太多，多少人捱餓，而農人卻無法處置他們的剩餘食品；失業者渴望工作，但機器却擱置起來不開動。用來生產和運輸的資本與勞動力、原料與食糧，所有這些東西，我們似乎過

於豐富了。我們所缺乏的，只是實際運用的辦法。

說：
另一個文件就是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開會時，專家的籌備委員會所草擬的報告，這裏面

至少有三千萬工人失了業。因失業而引起的苦難和犯罪的重担，真是驚人。由一九二九年十月到現在，批發物價約跌了三分之一；原料價格平均跌到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溫尼彼格（Winnipeg）小麥價格跌至過去四個世紀以來最低的紀錄：美國鍊鋼工業在一九三二年底，只開動了百分之十。

當經濟恐慌到達最惡劣的程度時，美國的工人階級開始反擊了。他們沒有一個強大的政黨，他們的職工會也比較的弱小，而且大抵是沿着手工業的路線組織起來的，而社會大眾又被猛烈反勞工的佈置所朦朧，然而他們也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表現了抵抗的信號，保守的鐵路兄弟會，於一九三二年致書胡佛總統說：

當兩個主要政黨正在爭取政府的控制權時，我們所代表的失業公民却不能白白餓死……由於一般對目前體制極表不滿，要求整個企業和社會結構變革一下的呼聲，是日益增加了。

同樣保守的美國勞聯主席格林（Green）於一九三三年正月這樣說：

經過三年的苦難，我們，組織起來的工人們，向全世界宣稱「夠了！我們將要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救我們的災難了。」

很明白，羅斯福剛好適時拯救了美國，使它不致發生社會性的動亂。

美國經濟恐慌另一個有意義的特徵，就是大獨佔資本損失得最少；最大的企業甚至還有所得呢。兩百家最大的非金融性質的企業，總資產價值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間，僅由九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減至九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同期，小企業的資產總值，却由一〇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跌至七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美國的工人階級和中等資本家，困苦死亡，結果却讓大企業從中取利。

這個期間，兩百大企業的支配地位，可以從他們在一九三七年繁榮高峯時所付的紅利表現出來——紅利總數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等於非金融性質企業支付紅利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早在一九三〇年，這兩百家（在數量上只佔非金融性質企業三十萬家的百分之〇、〇〇七）控制了美國企業財富差不多一半。（據 A. A. Berle 和 G. C. Meiners 的名著「現代企業與私有財產」）至於金融部門的情形，則三十家最大的銀行，在數量上只佔全美銀行的百分之二。三十年代中葉，已擁有全國銀行資產百分之三四。三、一而十八家保險公司，却擁有全部保險公司資產百分之八一·五。

經濟恐慌過後的幾年，是大企業重新組織和強化，而不是增加集中的時期，一直到戰爭和戰爭訂貨到臨的時候，才再度發展。

大企業在實質上已經康復了，然而美國人民却從來沒有康復過。生產已經到達了一九二九年的高峯，利潤並且超過這一高峯，但是整個三十年代，失業工人總在八百萬以上，甚至到一九四〇年時，

戰爭訂貨已大批湧到，五千三百萬勞動人口當中，仍舊有八百萬失業工人。貧富的不均，已在政府的全國資源委員會所作的「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美國消費者收入研究」這一報告中清楚表現出來；一千三百萬家族和個人，即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十二，每一單位，每年入息不足七百五十美元；百分之六十九的收入，在一千五百美元以下；百分之八十九的收入，在二千五百美元以下。

美國的農民，則連一九二九年蕭條的水準也不再能到達了。七百萬小農（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每一單位所僱用人數在五名以下）儘管在新政之下，也從來沒有完全恢復到三十年代中葉的情形。

史坦貝克的小說「怒火之花」所描寫的情形，不是恐慌時期，而是工業繁榮期；但那已够可怕了。土崩（大體上是在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下，尋求迫切利潤的作爲底結果）把美國原來的土壤肥沃度減少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這整個恐慌的畫面是悲慘的，也是熟識的。我們還沒有看到恐慌的最後一次，因爲在目前的經濟體系下，恐慌是不能避免的。而一切在這個體系的限度裏面實行的解救辦法，僅僅加深了經濟恐慌。

在這方面，如我們下一章將要說到的，羅斯福的努力幾乎挽救了這個制度；但這個制度終於打敗了他。

六 羅斯福的新政

這是一個在疲憊的世界裏底疲憊的國家。

*

社會價值是比之金錢利潤高貴的。

——羅斯福，一九三三年就任總統演說。

兩個美國的對照，在羅斯福的新政上，表現得很清楚。羅斯福的新政，就是要從資本主義本身救出资本主義；從資本主義最惡劣的效果中救出他的人民來底做法。新政本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或大戰中，是反對美國保守派的強力鬥爭。

新政帶來了某一程度的國內復興和社會改良。羅斯福宣布：要沒有一個人挨餓，這纔是國家的責任，他要對闊佬直接徵稅，以便給窮困的人們供應糧食、衣着與燃料。大資本與整個方案鬥爭，尤其打擊全國復興局（NRA），這鬥爭日益激化。全國復興局（本來是由美國商會所支持的）使工人有機會去參加組織，使他們能够獲得最低限度的需要；它也救了大企業，使它不致破產，而且扭轉了巨大的社會動亂。

反對新政的人們，拿最高法院來做他們最有價值的武器，最高法院會把九個重要的新政法案中的

八個，宣布爲違反憲法。第二年，羅斯福總統企圖改組最高法院，但他失敗了，只有等到最高法院法官們因死亡或退休而出缺時，纔能够組織成功一個進步的司法機關。

兩黨的保守份子從四面八方向新政發動攻擊。一九三四年，他們創立了「美國自由協會」，以便「打擊過激主義，保存財產權，和保衛憲法」。這個協會是由杜邦及其他富有的工業家所津貼的，它的目標特別是把保守的民主黨引誘出來，使他們脫離羅斯福。它也打擊工人在新政下所獲得的種種權利。

在這個時期，工人在羅斯福治下當然有了進展，一方面在立法上，一方面在職工會的鬥爭上。勞工的壓力使許多法案得以通過，其中包括一九三二年諾里斯·賴伽迪亞的反對用法律制裁工運的法案，和一九三五年的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即華格納法案）。

在間接鬥爭上，勞工於一九三七年重新打開了反對美國鋼公司（「大鋼」集團）的鬥爭。這是一場猛烈的鬥爭。它曾經在一八九〇年出現過一次，一九一九年又出現過一次。這一回，也像先前似的，工人在鬥爭中連性命也犧牲了，公司僱用的偵探們打死了七個工人。這一回工人是比先前強大了。但工人結果還是失敗。大資本家們繼續建立「公司的同盟」，一九三八年共和鋼公司（「小鋼」集團之一）拒絕了「大鋼」集團不能不對工人讓步的種種合理要求。

工人偵探打進職工會支會，後來當產業組織委員會（即產大的前身）從美國勞聯脫離出去的時候，資本家方面則努力慫恿這兩個組織進行訴訟。雖然如此，職工會運動却以美國史所未見的速度在

發展着。一九二九年會員約只有二百萬人，十年之後，就增至八百萬。但失業也繼續在增加，一九三八年，沒有工做的人已達一千萬了。

新政的一個優秀成果即一九三三年五月建立起來的田尼西河谷管理局（TVA），私有資本的公用事業公司會對它大加抨擊。

在對外經濟部門，却沒有完全復興。一九三七年是十年間最好的一年，美國對外貿易的總值依然祇有一九二九年數字的三分之二，總量祇有四分之三，儘管有赫爾的相互貿易政策，仍無補於事。農產品輸出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六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跌至一九三二年的六六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祇是在一九三八年纔稍稍回復到八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個非常缺乏棉花產品的世界裏，棉田的面積却被減少到一九〇〇年水準，棉花輸出在一九三八年還不及一九二九年的總值；而在一九三八年夏末，小麥的售價是五年來最低的价格。

其時，一次新的經濟恐慌業已開始了。從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三月之間，約莫有四百五十萬工人丟掉了工作。在幾個月間，那由一九三三年以後慢慢上升的生產跌到差不多像一九二九至三二年的最低點；跌落之慘，是在貿易循環的歷史上無可比擬的。只有靠了戰前幾年的軍備景氣，只有靠了戰爭物資大量輸往日本和備戰諸國，纔防止了另一次——更慘重的一次——的「一九二九」。

雖然在這整個時期裏面，美國從來沒有達到過不利的貿易平衡，但美國的輸出業大資本家，却靠着攫奪世界市場，請求政府津貼輸出。在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度和在一九四三至四四年度之間，津貼小

麥、麵粉、棉花、烟草、牛奶產品、肉類及其他貨物的支出，共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度，約有九四、〇〇〇、〇〇〇蒲式爾的小麥平均從每蒲式爾二角九分的價格賣到外國去，而農村的價格則是五角三分三。在這些年間，輸出大資本家的力量比較的弱，因為對外貿易在美國國民收入當中只佔百分之七·三（英國則佔百分之二十五）。

在外交方面，經濟恐慌有相當的反響，暫時的削弱了美帝國主義的刀量，加強了比較自由主義的色彩。泛美主義和中美各國的軍事佔領，改為「善鄰政策」，雖然這一位善鄰仍舊控制着他的友人們的大部份資源。赫爾的相互貿易協定，把關稅減少了一點，但同時也擴大了國際貿易；這使美國貿易在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成分，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由百分之九·八增至百分之二一·八，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日本在遠東的興起，法西斯強國在歐洲的興起，確曾引起美國政策的若干改變，儘管華爾街仍舊可能阻止羅斯福方面的積極動作。在這期間，孤立主義又盛極一時。大資本家都是孤立派，這並非因為他們對世局「一無興趣」，而是因為他們計算過，孤立纔是擴張勢力的最好方法。這所謂孤立主義，即等於英國古老的「均勢」玩意底新裝，他們認為最好是讓其他國家打仗，互相削弱，只有防止任何一方面變得過於強大時，纔加以干預。正如一九二〇年代英國建立了一個德國，來抑制蘇聯和法國，美國也把德國重新裝備，讓它來牽制英國和蘇聯。在一九三〇年代，隨着戰爭的威脅一天天增加，大資本家認為最好不過的是以中立來獲取利潤，「頂好不必打仗，自己就變了戰勝者。因此，他們利用了美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強迫通過了一九三五至三七年的中立法案，不

許出賣戰爭物資給交戰國，不許美國船運進入戰區，而且連非軍用物資也得「現購自運」(Cash-and-Carry)——當總統宣布「戰爭狀態」存在的時候，還實行這一切辦法。

但奇怪的是，對於中日戰爭，却沒有宣布「戰爭狀態」存在，藉口說萬一宣布了將會協助日本。據說，即使宣布了戰爭狀態，日本還是可以拿「現購自運」的辦法向美國工業家購買它所需要的物資，而沒有這種戰爭狀態存在的話，則中國可以通過英國作中間人向同一的工業家購買物資。另外一點理由是，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經濟恐慌開始後，這種政策對於生意是無補的，如果不說它害怕日本可能在商業上報復的話。

美國人民自然不能相信這種繼續幫助日本侵略者的理由，他們要求禁運石油、廢鐵到日本去。但是華盛頓却不肯答應，據說這樣做會違反一九一一年的美日商務協定。然而人民不斷的壓力，也迫使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終於宣布廢止這一協定。可是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的大資本纔終於不能再賣任何物資給日本了。

在這整個期間裏面，英國和美國在經濟部門裏總是發生衝突。英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放棄金本位一舉，顯然是爭取日漸衰落的世界出口貿易底門爭中底一個有力武器。英國的海外貿易底減少，於是比不上美國。後來英國實行關稅政策，再在一九三二年渥泰華帝國貿易會議上建立了經濟的蕃籬，於是英美的衝突就到達了頂點。對於美國國外貿易和它在南美力量底另一打擊，則同年舉行的英·阿（根廷）洛加（Roca）會議，這個會議在經濟上使阿根廷成爲與英國自治領差不多的地位，而且互相提

供市場以適應相互的貿易需要。這一部份的企圖，是阻止美國貿易進入重要的世界市場，結果就使美國不得不找尋新鮮的出口，馬上在外交上承認蘇聯，開始與蘇聯作實質的貿易往來。

一九三四年，美元貶值了百分之四十，這幫助了美國輸出與英國貿易競爭。到了一九三六年，兩國才準備言歸於好，於是英美法的三國協定重建了幣制穩定。

約莫在這個時候，英國政府也在玩弄危險的手段，即企圖建立起一個德國，不僅可以反蘇，而且可以反美。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協定，無異允許納粹公開違反凡爾賽的海軍軍縮規定，這個協定之以簽訂，是希望成立英德集團，來對抗全世界，用兩國的海軍之和來平衡強大的美國艦隊。早在一九三三年，英國政府就歡迎莫索里尼提出的四強公約底建議，讓英、德、義、法四國的歐洲政策取得一致。而且也將在所有「歐洲以外的問題」取得一致。這個建議雖然沒有通過，但它的反美傾向是和它的反蘇傾向一樣清楚的。

英國的下一步就是企圖英德經濟合作，目的也和上面所說的一樣。一九三九年三月，即在希特勒突然佔領普拉格那一天，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代表，與德國同樣性質機構的代表，正在杜塞多夫開會，討論劃分世界市場的辦法，同時——如他們的宣言所說——「儘可能在各該國工業結構展開全面的合作。」貿易部長在下院宣稱，這些會議是在「英國政府完全知悉和批准之下」進行的。

幸而英國輿論和對於希特勒的侵略志圖底恐慌日漸顯著，終於結束了加強納粹工業的這些企圖。然而美國的資本家也在進行同樣的工作。一九三九年戰爭開始的時候，杜邦公司馬上向德國的化學工

業和染料大王 I. G. 法本 (Farben) 公司保證，決不把任何專利的知識告訴英國的企業。另一面法本卡特爾，與美國鋁公司及道氏 (Dow) 化學公司勾結，不肯把錳賣給英國，並且嚴重地限制了美國的錳產。美國的大企業幫助他們的納粹同志衝破英國的封鎖。美國工業家和納粹工業成立卡特爾協定，也削弱了他們自己的國家，最著名狼籍的就是法本·美孚協定，這個協定允許法本公司在德國提煉人造石油，而不准美孚研究人造橡皮——一直到美國進入戰爭前不久，美國纔開始了人造橡皮的生產。

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更進一步顯示了美國資本主義強化起來，而犧牲英國。在中立法案下面，英國被迫付出現款，而且要用自己的商船，通過潛水艇的封鎖，把物資運回去。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開始之前，英國不得不用他的金準備，金準備曾跌至三百萬鎊，也不得不動用他在美國和其他的許多地方的投資。在南美洲和加拿大，英國尤其給削弱了。到了一九四〇年，美國用破舊的驅逐艦，換取了英國在西印度羣島的基地。在一九四二年，澳洲和紐西蘭聽命美國，而不是聽命英國，已經瞭如指掌了。

從一九四一年底美國進入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五年初羅斯福逝世時止，在這個期間內，羅斯福進行了爲自由與進步的偉大門爭。他不止一次打敗了反對者的意見，尤其重要的是，他用物價管制局來管制物價，而且大大地改進了勞工的生活情況和權利；職工會也開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了。在羅斯福領導下，美國的軍隊和物資，對勝利作了非常直接的貢獻；美國的租借

法案，給予盟國巨大的援助。從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起，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租借法案一共供應了價值五〇、六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物資，其中三一、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運往英國，另有一一、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運往蘇聯。

更重要的一點是，羅斯福在美英蘇三強中扮演着領導的角色。一方面制定和約基礎和世界經濟的形態，一方面準備在戰爭結束時，建立世界組織。

羅斯福總統當然認識他必須爲保衛戰時三強團結的宣言而鬥爭，他知道遵守這些宣言，對於世界的未來非常重要；向國會報告他的雅爾達之行時，他這樣說道：

除非在座諸君，在美國人民的支持下，同意雅爾達所達到的決定，同時給予熱烈的支持，否則這個會議將不會發生持久的結果。

即使是在戰爭中，美國的重要資本家集團，對於任何衷心反法西斯的鬥爭，還是保持敵意的。他們憎惡羅斯福給予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支持，也一樣憎惡他在國內對勞工所作的讓步。這種敵視以種種方式抑制着全面的作戰努力。

由於美國大企業與德國托辣斯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妨礙了作戰的技術準備及實際進行。尤其是卡特爾的各種協定，延遲了美國若干種戰略物資的生產（包括人造橡皮、錳、人造氮氣、tetra-nine、癩狄平和磺胺製劑等。）

此外，大資本的自私，又構成實質上的一種障礙。種種反民主的措施，也影響了作戰的實際進

行，如在北非支持達爾朗，達氏死後又支持其他半法西斯的人物；又如在巴爾幹、米哈羅維支與德軍合作業經證實之後，甚至在英國聯絡代表團撤退之後，美國還不斷加以支持；又如他們在保、匈、羅等國，支持同樣性質的份子；在法、比、義諸國反對游擊隊運動等等都是。在遠東方面亦復如此。

七 力量的集中

如果人民能夠容忍私有力量增長到比他們的民主國家本身還要強大的話，那麼，民主的自由就很不安全了。

——羅斯福，一九三八年四月廿九日。

美國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具有的强大物質力量，現在是到了判斷它的價值的時候了——這强大的物質力量，必然用於兩個美國中的一個，這時，托萊斯和康拜因的統治者們，就覺得很不穩定了。

這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而且集中在很少的幾個人手裏。一九四六年年底，美國的貨幣收入及製造品產量，約佔全世界總額中的三分之二（中國及蘇聯除外），美國的投资能力約為全世界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三。美國工業在戰爭的過程中，由於新增的工場和機械設備，它的能力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其中價值三分之二左右是政府所供給的。增加部份估計價值二百五十億美元。

勞動生產率——每人每小時的生產率——在工、礦、運輸業中，約莫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全製品的產量因而增加了約莫三分之一。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間，美國產業工人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工業生產量則增加了約莫百分之一百二十（工作時間的延長，是這一增加底原因之一）。

美國經濟的集中和管理的中央集權化，在全國資源委員會一九三九年六月刊行的「美國經濟構造」(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一書中，有了簡單的總結。早在一九三五年就有四百人在二百所最大的非金融性質企業和五十所最大的金融企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底三五四席董事中，佔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在這二百五十所公司的全部財產中佔了四分之三的，則是一百五十一所公司，這一百五十一所公司的董事會其實是互有關聯，每一間至少和其他三間發生關係的。

在這二百五十家當中，至少有八家統治着其餘的一百〇六家，所控制的總資產則達三分之二。單單其中的一家，摩根第一國民銀行，就是由二百五十家最大企業中的四十一家組成的；它包括了美國鋼鐵公司，而且控制了各種物資、生產和公用事業的大公司，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這些支配着美國全國的經濟為數不多的大企業，大部份是在幾千個股票持有人手裏的。一九四〇年，一萬人(約佔全人口百分之〇·〇〇八)佔有全國股份的四分之一，七萬五千人佔有全國股份的一半；一百家最大的股票持有者獲得全國紅利的百分之一〇·四；最大的股票持有者的百分之一，握有百分之六十的普通股份；三個家族(杜邦、梅隆、洛克菲勒)手中的股票價值十四億美元，直接或間接控制了二百家最大的企業中底十五家，這十五家的總資產超過了八十億。

資產集中和私有的高度化，還不是控制大企業的唯一方法。權力的運用，還靠着機器的代管，董事的互相關聯，投資托辣斯和銀行的透支等等。

在戰爭中，經濟集中的過程，是大大的加速了。美國社會是相信所謂「自由貿易」和競爭的，對於這樣子的集中，當然不高興，雖然他們也是無奈他何的，可是美國國會的參議院，就不得不指派一個委員會去研究「美國小企業」的問題了。「小型軍火工廠組合」一九四六年提交這個委員會的一個報告，會這樣寫道：

……戰時企業的減少，達到可驚的比例。政府的數字指出：一九四三年企業的數字比一九四一年減少五十萬之多。

……戰爭時期美國經濟集中有着巨額的增加，獨佔資本的控制也有驚人的發展，新近的經濟史已經證明，這些對於獨立的企業，是有着惡劣影響的。

因此，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軍火製造業僱用工人人數的巨大增加，自然而然主要是大康采恩控制下的工廠。舉個例說，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間，鋼鐵業僱用的工人增加了五十萬名，主要是在五百工人以上的大廠增加的。

大廠的力量迅速的增長着。在一九三九年，一千工人以上的大廠，所僱用的工人數目，佔全部企業就業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佔支薪名單全部的百分之三十六。到了一九四三年，這些數字分別增至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三。到了一九四四年，五百工人以上的大廠，以廠數來說只佔全美國工廠總數的百分之二，但是它們所僱用的工人却佔全美國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這樣一來，在幾個年頭中間，生產的集中差不多加了一倍。

到了一九四二年，按照美國參議院的報告，非金融性質的企業中爲首的百分之五，獲得了全部非

金融性質企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戰時集中的增加，大部份是由於政府在戰時大都向少數的大廠定貨。戰事生產局（W.P.B.）公佈的數字，證明了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之間，價值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的定貨合同，都是和一八、五三九間企業簽訂的。這個數目當中，有三分之二落在最大的一百間廠手上，百分之四十九落在其中頂大的三十間，百分之三十落在其中頂大頂大的十間，而百分之七·九（價值一三、八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是在最最大的一間手裏的，這一間即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 Corp.）。

科學研究也幫忙着經濟集中。在戰前，科學研究費（原子能研究費除外）每年約在三億到四億，其中約莫五分之一是政府撥給的。在戰爭中，這筆開銷增加到每年八億以上，其中約莫有四分之三是政府撥給的。因此，在一九四〇到四四年這一段期間中，政府撥給科學研究的費用約達二十億美元，其中約有一半是支付給私人的工業實驗室的，而這些實驗室大多數是附屬在大企業裏面的。

聯邦研究費的三分之二，是落在六十八家大廠手中的，研究所得的利益却並不隨着戰爭的結束而結束；例如說，政府在作戰期中與私人實驗室簽訂的研究合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給它們留下了一筆專利權的財產！

原子能的研究費則在超過這些數字。在戰爭中，聯邦政府撥作原子彈研究費用的專款，約達二十億美元；其中十三億美元是用來建廠及設備的，十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建立了三家大廠，每一家都是

由一家巨大的私人康采恩負責的，擴散工廠（價值五億元）是由聯合碳化物及炭精公司負責的，電磁工廠（價值三億一千七百萬美元）是由柯達公司負責的，還有韓德福工廠（價值三億五千萬美元）是由杜邦公司負責的。

「軍用原子能」（這是關於原子彈方案的正式報告）一書指出了大企業（特別是杜邦公司）如何直接參加原子彈的生產工作。一九四二年年終以後，杜邦公司就和芝加哥大學的冶金實驗室共同負責鑄（Plutonium）的生產。因此，原子彈和原子能最高深的知識，不是美國政府所獨佔，而是美國托辣斯所獨佔的。

所有這些收穫，必然引導到廣泛而集中的利潤。在戰爭的五十五個月裏面，除了撥出一大筆欸作機器折舊和支付職員薪金之外，除了納稅之外，所有企業本身承認的利潤，也達到五百二十億美元的數字。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底，非金融性質的所有企業底流動資金增加了一倍，約達五百億美元，另有超額利潤稅三百億美元，假如戰後利潤低於一九三九年水準，就可以歸還原主的。

在戰爭當中，美國連輸出也不見得減少。到戰爭結尾的時候，美國商品輸出接近了戰前的水準，至於大批租借物資的輸出，還不算在內，美國的商業界在戰爭中伸展到世界各地。舉一個例，通用汽車公司，就在加拿大、澳洲、埃及、印度和南非開了工廠，別的托辣斯如美孚油公司、安那康達銅公司等，莫不如此。另外一個例子可以從墨西哥看出來：墨西哥由美國輸入的商品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四年間，由百分之六十六增至百分之九十，輸往美國的商品則由百分之七十四增至百分之八十

五。墨西哥實際上已變成美國的殖民地，甚至有幾種工業也被迫停工，免得和美國的輸出競爭了。

像這樣子，在戰爭的過程中，美國托辣斯底力量已經到達了史所未有的程度。就整個而論，他們的主要競爭者或者給消滅了（如德國和日本），或者支離破碎了（如法國），或者嚴重地削弱了（如英國）。於是美國的托辣斯走出戰爭的時候，就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力量了。

八 對內政策

物價和利潤比之任何時候都更高了……實質工資實際上已經下跌了……

這種情形……意味着悲慘。

——參議院勞工委員會報告（一九四七年三月）。

對於老百姓來說，物價是頂重要的。你可以想像得到，物價管制局（OPA）的管制，受到大眾們的攻擊。其實在戰爭結束之前，反對的聲音就已經很強大的了，一到羅斯福逝世，戰爭結束的時候，它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全國製造商協會（NAM），共和黨、民主黨的保守派，加上六大報系，領導了這一攻擊，杜魯門總統慌忙鳴金收兵。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物價管制局的管制，差不多已經全部解除，物價向上飛漲了。在一九四六年六日到十一月之間，商品價格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截至一九四六年十月為止的五個月間，生活費用的增加，與珍珠港事變後五個月間的增加數字一樣，批發物價比這漲得更兇。後來，物價稍為跌落了一點，這是因為國內市場不旺之故，可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却又比一九四六年六月超過多多了。

托萊斯的利潤卻沒有減少。一九四六年納稅後的總利潤約達一百五十億美元，這是美國史上從所

未有的數目字，比之作戰時期利潤最佳的一年，也要增加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三九年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比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平均數字超過百分之二十七十五！

所有企業全部收入，在納稅之前，在一九三九至四四年期間內，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五；而工資和薪金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八。其後的兩年，收入數字增至一九三九年水準的百分之二九〇，但工資及薪金則只漲了百分之一六九。如果把稅捐除去，則純利在一九三九至四四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二三三，而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間則增加了百分之一八三！

十九間美國航運公司，資本總額只有二千五百萬美元，戰時所得的利潤達三億五千六百美元。

產業組織大會（C I O）在一九四六年底所作的報告，證明了：按照美國一切製造業的平均數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每週工資必須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才可以使實質工資轉回一九四五年一月的水準；到一九四六年底，則應增百分之二十三到二十五。而且工資雖然作這樣的調整，即使生產力不再增加，也不必增高物價的。四大工業的職工會所蒐集的種種事實，證明工資如提高百分之二十一，批發物價所受的影響僅增加不足百分之二，而這增加却可以由利潤來彌補，不必增價。拿紡織工業作例子，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二後，價格却增加了百分之三一·八；其實只要增價百分之六·七，就足以應付增加的工資了；其他部門的產業也有同樣的情形。

像這樣子的利潤增加，物價增加，結果將會削減購買力，而這終局就是經濟恐慌。經濟恐慌已經在望，這是很明白的了，連產業巨子們也同意的了。

他們那裏有辦法去制止經濟恐慌呢？除了渾蛋之外，別無他法。有人說美國的儲蓄可以「軟化」這種激變，這種說法也是毫無基礎的；因為連儲蓄也是分配得很不平衡的。全部戰時公債的三分之二是握在大工廠、銀行、人壽保險公司及其他機構手中，百分之十的家庭擁有百分之六十的儲蓄。事實上到一九四六年第二季結尾，儲蓄已減少了一半，到同年年底，小戶和中等戶頭差不多全不見了。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個人儲蓄在一九四六年間自三百三十億減至一百六十億。美國有一半家族每年收入不足二千元，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剩下的只有每週的工資，手頭沒有多餘的存款應付更高的物價了。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底，購買力與生產品現售價格之間的距離，已達三百億。連福特二世也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裏說：已經有數百萬的美國人，買不起正常時候他們生活所需要的東西了。

就業方面也受影響。到了一九四七年中間，登記的失業者已達二百六十萬人，未經登記的失業者，連同復員的兵士在內，估計比這個數字高得多。在這種形勢下，大多數經濟學家——美國的、英國的、蘇聯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恐慌會在一九四七年或四七年年底以後到來。

總之，即將到臨的一次經濟恐慌底所有徵象，都已經具備了。在一九四七年中間，按照商務部的統計，工業生產依然不斷下降，六月份，輸出銳減，約比五月份減少了百分之十三。工業股票價格一般地說比之戰後最高峯是下降了。

還有一點，美國經濟的構造，使即將爆發的恐慌必然是很嚴重的一次。應該記得，在一九二九至三二年那一次經濟恐慌當中，美國的工業生產跌落了百分之四十六，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才不過

跌落百分之二十七。按照商務部的統計，生產水準即使跌落到一九四〇年的地位，（那水準還算是很高的），也將比戰時產量減少百分之三十，結果引起一千九百萬工人失業。

工人在戰爭中和在羅斯福政權下已經增加了力量而且知道勝利一定是他們的，當然就採取步驟來應付這危機，所以，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產業組織大會第八次年會中，關於工資的決議，就要求採取若干措置——包括大量增加工資在內——以便扭轉經濟恐慌。

大托辣斯也立即為取消羅斯福時代的進步成果和立法而鬥爭。他們害怕經濟恐慌及其後果，他們對於勞工運動的力量和組織底增加，極感苦惱，因此他們發動了攻擊，要粉碎勞工運動和進步運動，他們的手段由戴紅帽子一直到新的立法。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共和黨在八十屆國會選舉中的勝利，就是托辣斯實力日益增長的結果，這也證明了除了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外並無他路可循的弱點。這個結果主要是由不滿杜魯門政府而起的，這種不滿則是由於物價與利潤日增，工資與薪金日減的對照而生的，是由於杜魯門政府毫不效忠於羅斯福政策而生的；因為沒有第三黨，所以反對杜魯門的唯一表示，就是投票贊成「死硬」的共和黨。結果共和黨在參眾兩院都獲得決定性的多數，這種情形是一九二八年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於是，攻擊的早期形態就是全面的所謂紅帽子亂飛政策。這一攻擊的領導者就是共和黨、右翼民主黨、天主教會，在胡佛（J. Edgar Hoover）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譯註：即美國的特務機關。）朗金（Rankin）、湯姆士（Thomas）的非美活動委員會，還有小型的半法西斯組織，如美國行動

公司 (American Action Inc.) ——這就是美國第一協會 (America First) 和美國自由協會 (American Liberty) 的後身。不幸有少數的左派，也和他們站在一起，這少數人對於反共活動，是比之對勞工保衛還要熱中的。但是國會通過的反勞工建議，却使美國勞聯和產業組織大會在保衛加入組織的工人底利益這一點上團結起來，由此把這種情形稍為改善了一點。

紅帽子在每一部門的美國生活裏亂飛着，在政府和公務員中、在好萊塢和學校中、在職工會中、甚至在美國的國外僑民中。

他們看見到處都是共產黨。E·胡佛一九四七年五月在衆院撥款委員會裏說，共產黨「已滲透到美國的每一活動部門」了。他似乎親自去點過數似的；據他說，美國共產黨有七萬四千黨員，每一個黨員的週圍，「有十個人準備去爲共產黨做工作。共產黨已經進入電影界、無線電界、新聞界、勞工組織，和所有的活動場所了。」

「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活動尤其無法無天。他們起訴德國流亡人士埃斯勒 (G. Eisler)，說他負責間諜工作，說他刺探原子秘密，說他「陰謀推翻政府」；這已經不得了，後來他們又「非正式要求」美國政府應該懲戒華萊士，因爲他曾抨擊杜魯門援助希士的措置，他們搬出了一七九九年通過的法案做根據，這個法案說如果有人犯了私自勸告外國政府來反對美國政策的罪狀時，應加懲處。

「非美活動委員會」在好萊塢也非常活躍。紅帽子在學校裏也亂飛着。教員和教授都大受檢舉。書——連教科書在內——也禁起來了，例如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就提出了「公民湯潘恩」一書，不准收

在學校圖書館裏面。

公務員尤其是打擊的對象。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訓令公務員任命委員會建立聯邦公務員的索引，並且要政府各機關對於所屬僱員及擬用僱員的忠心程度，蒐集情報。聯邦調查局（FBI）更要求公務員的鄰人留心他們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和他們來往的人底性質與色彩，同時又督促公務員相互探詢對方的政見、活動、及閱讀興趣等。結果已有幾位卓絕的新聞評論員和大大新聞記者被解僱。派駐各國的美國大使館，也來了一些「反共官員」。國務院裏面服務成績優良的一些僱員，已被解職，正如大英廣播公司所報導的：「聯邦調查局和美國情報官員調查公務員有無任何種類的進步意見，這種熱心引起許多自由主義的人們底不安。」

此外還有直接要求解散美國共產黨的建議，這是勞工部長史威倫巴哈（L. B. Schwellenbach）所贊成的主張；前美國商會主席約翰斯頓（Johnston）則以為與其解散共產黨，不如「全面迫害紅色份子」的好，他認為應該「加強關於叛國治罪的法令」，還應該通過法律，不准共產黨員在公司、合作社或職工會裏任職。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國會就有十五件提案等着討論，目標都是解散或迫害共產黨的。

接着的一個步驟，就是直接打擊美國職工會的權利。這一點證明紅帽子政策本質上絕非為自由與民主而鬥爭；因為在現代產業國家裏面，自由與民主的保衛，無過於加強職工會的力量了。

一九四六年結束的第七十九屆國會，在最後幾個月中，已有一百〇九種法案提出討論，這些法案

都是針對着如何削減工人罷工及糾察的權利的。產業組織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第八次年會裏面，就已經通過決議案，警告反勞工法運動已在發展的危機了。到了共和黨在選舉中獲勝，攻勢重新積聚了力量；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已經有二百多件這一類的老提案，等待着討論了。這些提案終於結晶而成一九四七年勞資關係法案（即哈特萊·塔虎特法案），這一法案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通過，杜魯門總統雖然一度加以否決，但結果還是通過了，而且杜魯門的否決也不過想在下次選舉中獲取勞工的投票而已。

這一法案即等於向有組織的勞工宣戰。它的主要內容就是：

(一) 除政府機關公務員外，都仍保有罷工權，但是在罷工成爲合法之前，仲裁協商的時間，可拖延至六十天之久；在緊急場合中，即對全國工業或大部份工業有影響時（意即指任何的大罷工），政府得在聯邦法院取得權限，取消罷工權利，以八十天爲限。

(二) 司法權限內的罷工（例如因雙方協議未能貫徹而罷工，同情罷工等）均不合法。

(三) 如發生上項罷工，可責令職工會由其基金中償付損失費。

(四) 不准關廠。

(五) 凡有共產黨員爲職員的職工會，沒有「集體談判」的資格。這實際上即是：使所有的職工會不能有任何共產黨員。原來的提議不僅禁止現爲共產黨員的職員，而且會是共產黨員的，都在禁止之列。後來這限制給取消了，倒不是想緩和鬥爭，却是因爲在最高法院的眼中，任何會是共產黨員的

人，都被認為至今依然是共產黨，除非你能證明他是「非共產黨」。

(六) 聯工會福利金必須由勞資雙方聯合管理。

(七) 職工會不准作政治性的捐輸。

聯邦反勞工法案本身，就已經是對已有組織勞工的基本權利底重大威脅，而在現代的產業國家，勞工組織是真正自由的重要保證；此外，在各州裏面却還有無數的反勞工法案。舉例來說，在紐約，就有一條新法案，不准公共事業僱員罷工，否則科以三年不加薪的懲處。

勞工當然對這攻擊起了強烈的反應。產大和勞聯已經採取了反對這個法案的行動，過去勞工運動是分裂成這兩大陣營的，現在也尋求共同鬥爭的團結辦法了。勞聯為反對目前這個法案的最初條文，曾決議撥款一百五十萬作反對的運動；產大則在全美組織了大會，好多次都有勞聯的參與。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示威運動在紐約麥迪孫廣場上舉行，抗議這一法案的最初條文，產大和勞聯的代表都參加。哈特萊·塔虎特法案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間成爲法律之後，接着就有一連串新的罷工，這些罷工被稱爲「非正式的」罷工。

打擊進步努力的另一面就是：有大部份的公民，因爲納不起選舉稅，通不過知識試驗，而被限制了選舉權。在一九四四年選舉總統的時候，凡是事先須繳納選舉稅的那幾州，只有百分之十九的選民能够投票。密士失必州一共有兩百萬人口，其中一半是黑人；但是反黑人的民主黨員比爾波(Bilbo)却在十五萬票中得八萬五千票當選爲參議員；因爲只有百分之七·五的人口參加投票。

在南部八州要交選舉稅的地方，合乎投票年齡的人民有一千三百六十萬，其中只有三百萬（即百分之二十二）納了選舉稅；一千零六十萬公民却因此而不能參加選舉。一九四二年，納稅的人降至八十二萬九千（即百分之六），因此有一千二百八十萬公民不能參與投票。

在一九四四年總統大選中，須納選舉稅的各州，投票的人數僅佔成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不須納選舉稅的各州，則投票人數佔百分之六十一。一九四四年，康納蒂格州（人口一、七四八、四〇二）的五個眾議員所得的票數，多於南加羅林納、阿拉巴馬、密士失必、阿爾堪薩斯和喬治亞五區（總人口九、六六六、一四四）三十四個眾議員所得的票數之和。

選舉稅不僅僅影響黑人。它實際上影響了所有貧窮的人口。在南部一千萬不能投票的數目當中，有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是工人或農業工人。

這就是反羅斯福、反勞工、大企業、獨佔資本的美國，這就使我們更加要認識另一個美國，它的成就、它的潛能、它的優點了。

就今天而論，形成社會輿論的最重要工具就是報紙、無線電和電影。在兩個美國的鬥爭中，控制這些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事。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實際情形吧。

關於報紙，以芝加哥大學校長赫京士(R. M. Hutchins)為主席的一個委員會（這絕非「紅色」的委員會，而是「時代」「生活」雜誌的魯斯先生所發起和津貼一部份款項的委員會）會這樣寫道：

公眾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已經……失去了它往昔的實際意味了。反對政府的干預，今天已經不足保證有

意見要說的人能夠把它說出來了。報紙的主人和經理決定了應該到達公眾的是一些什麼人、什麼事實、怎樣說法、什麼意見。在這種情形下面，報紙是否應該讓少數人所主動去操縱，這已變成一個交關重要的問題了……獨佔資本的作爲，連同機器的高價，大企業的干預，這一切都使新的嘗試變得不容易了。

美國的報紙，和工業一樣，越來越集中了。當總發行量增加的時候，期刊的數目，老闆的數目就減少了；日益增加的費用和資本的擱置，使資本短小的報紙難以活命，新的沒有背景的報紙，那就更難登場了。從一九一八年至今，日報的發行額（一九四六年爲四千萬份）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在過去幾十年間，老闆的數目已減少了一千；有一個老闆竟擁有三千個週刊，在一九四〇年，六個「連鎖」老闆擁有「連鎖」發行總額的三分之二。

因此，美國輿論抨擊東歐的新民主諸國和蘇聯，說他們「沒有新聞自由」，這就不難明白個中底細了。

說到無線電，則美國常設電台有三分之一是和報紙有關係的。在一百個以上的地區，只此一家的報紙擁有只此一家的廣播電台。一九四六年，美國的家庭有百分之九十都有無線電，總數約達五千九百萬具。在一九四一年商業性質的電台九百座，非商業性質的電台二十八座當中，有七百三十座是屬於四大廣播網的，合計擁有晚間廣播力量的百分之九十五。

電影方面，則一九四六年每週觀眾達一億以上。五個公司控制了全國二千八百大影院。這五大家賺得了美國觀眾花在看電影上的全部金錢的四分之三。他們還擁有三個子公司，這三個子公司實際上控制了影片工業；他們擁有頭輪大戲院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他們能够實行審查的工作。

九 對 外 政 策

美元、美製機器、工業效率、和技術能力的侵入，在別的國家，將以真正解放者的資格，到處受人歡迎的。

——美國商會主席，一九四六。

重建歐亞兩洲的兩大工廠（德國和日本）——是歐亞兩洲的復興所最倚重的。

——美國助理國務卿艾契森，一九四七，五，八。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美國進步份子如何在戰爭中努力為他們大大增加了的生產力尋求戰後的出口，使它成爲一種利益，而不致於變成一種悲慘；我們也看到了他們的反對者如何打敗了羅斯福政策，使美國沿着高物價的途徑，到達一次經濟恐慌。他們看見恐慌的徵象已經開始了，他們怎樣來對付呢？

他們要擴張——這是合乎邏輯和無可避免的，尤其他們有着大大發展了的工業，許多原料却顯得缺乏，要求廣大的輸出，金元也在過剩。在這樣子的情況下面，即使就他們自己的觀點來看，孤立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的政策；恰如「紐約時報」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杜魯門總統宣布援助希土後寫道：「孤立時代已經告終了。它已經被美國負責的時代所代替了。」「負責」這個字有種種不同的解

釋，不過在這一句裏面，它即等於「擴張」。

純粹的經濟擴張，已不再局限於商品的輸出；爲了控制國外的原料，也得輸出資本。而資本輸出政策本身是在變通的，或者尋求直接的佔有，或者控制實際的利益。「這一類型的資本發展，代表着美國工業連同美國技術移入外國」，這是外交政策協會會報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所描寫的資本輸出過程。

通過了國際貿易會議（最初是在倫敦開籌備會，後來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在日內瓦開會），美國簡截了當地提議取消或限制貿易上一切差別形態——如限額、關稅、獎勵金等等——，因爲這些措施都對美國貿易不利的，但是對美國有利的（如船隻補助金）則提議要保留。

政治的擴張，當然是和經濟有密切聯繫的；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國會關於援助希土的演詞，主要是政治性的。他宣布了一種選擇歐洲國家加以援助的政策，就是現在叫做杜魯門主義的政策。他這篇詞演的字裏行間，流露出這樣的暗示，即：假如任何國家，快要「赤化」了，就應該幫助這個國家的政府把局勢挽回，據說是抵抗「俄羅斯共產主義」的進展，從這一點到在蘇聯周圍重新建立「衛生帶」之間，距離並不太遠。杜魯門以緊急爲藉口，繞過了聯合國，要求國會撥款四億元援助希土（此外還可根據「聯總結束後救濟法案」提取三億五千萬元），並且派遣美國的行政人員，經濟專家、技術專家到希土去協助它們建立「穩定而自給自足的經濟」。

國會當然撥出了那一筆款子，於是在希臘的工作就開始了，從英國手裏把希臘拿過去了。美國國

會也像別的立法機構一樣，主要是靠選舉產生的，因此它也不喜歡投票贊成在國外花費得太大，不管那事情要緊不要緊；但是一切都恰如艾契森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演詞所說的一樣支付了。

在那篇演詞裏面，艾契森提到一點，說是美國在國際復興發展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組織上起着領導作用，給這兩個機構約莫獻出六十億元；他又說美國已將進出口銀行的能力增加了三千六百萬，並且已經直接貸給英國三十七億五千萬，又建議在一九四七年內，撥出五億元給菲律賓作救濟復興之用，十億元作救濟佔領地區費用，此外就是援助希土的款子：

我們在一九四七年這一年裏面輸到全世界去的貨物，據估計總數約達一百六十億，這是和平時候極高的數字。在戰前，我們的商品輸出每年僅在四十億元左右。目前由美國東部海岸和南部港口輸出的商品數量，比之戰時最高數量高出一倍，在戰時我們所輸出的不僅有龐大的軍隊，而且有巨量的租借物資呢。

對於整個世界，尤其對於在戰爭中受損害的國家，這筆花費，假如「扯線」扯得不太緊的話，那該是再好沒有的事了；就美國的生意限來說，這也是一樣有利的。如果這樣子的政策繼續下去的話——不論是馬歇爾計劃也好，旁的什麼也好——它可能大大的和緩了即將到臨的經濟恐慌的。不幸的是，艾契森却指出了美國的企圖，是重建德目的力量，把它們作為反蘇的一種武器。他這樣說道：

我們現在必須把我們的緊急援助集中在對於世界政治和經濟穩定最有效的地區使用……這是和杜魯門總統三月十二日向國會致詞援助希土的政策相適應的。竭力要保存獨立和民主機構與人的自由，反抗國內外極權的壓方底自由人民，將優先得到美國的援助，以圖復興……我們必須進行重建歐亞兩洲的兩大工廠（德國和日本），因為這是歐亞大陸的復興所最倚重的。

不久之後，胡佛也說出了同樣的事物。他應參院撥款委員會主席的請求，發表關於「國外救濟的安全」底意見時說：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已經輸出過多了」，他堅持着說：「美國有限的資源，務須拿到能够保存西方文明的地點去使用。」

艾契森老是要我們記住什麼「民主機構的保存」、「民主的生活方式」、「西方民主」，拿它們來跟所謂「警察國」和「極權主義」相對照，這些是美國宣傳的重要武器，目的是在封鎖東歐那些據說與蘇聯來往太密的國家與西方諸國往來。要了解這所謂「鐵幕」的宣傳，要打擊這種宣傳，必須先知道一點關於這些國家的情況，以及關於英美統治階級對民主的了解。

這些國家，大多數除了議會政府之外，從來沒有過進步性質的民主機構。這些國家只是最近纔從法西斯或半法西斯長期的統治下，從戰爭中解放出來；這些國家在地上和在地下都還有着法西斯主義者或其他反動派在活動，這些反動份子活動的目的是在給民主化運動怠工。如果要保證他們的政權和到達他們的目的，那就必須無情地對付國內的敵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恰如世界在戰爭時期必須無情地對付它的敵對份子一樣。如果要求他們取消保安警察、如果要求他們放棄逮捕權力、如果要求他們不限制一下新聞報道的話，那就無異要求他們在法西斯殘餘、先前的統治者、地主與壓迫者的面前，把自己解除武裝。

如果你明白了美英式的民主底界限，則英美對這些所解放出來的國家所採取的態度，不過用來掩飾削弱蘇聯這種政策而已，因為這簡直是一種假慈悲。要求更加自由的選舉，是美國統治階級的說

法，然而他們却把黑人和南部諸洲的許多白人，剝奪了選舉的權利。這種要求也來自英國的統治階級，他們對於印度和廣大殖民地的人民，却只給與不到百分之十的選舉權。埋怨這些國家逮捕拘留而不加審訊的聲音，來自美國——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夜之間毫無證據地硬抓了四千「急進份子」的不是在美國麼？也來自英國——然而在英屬印度的政治領袖，不是成千成萬的被扣留幾個月乃至幾年麼？

至於美國的統治者心目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則可以從「美國陸軍訓練手冊第二〇〇—二五號」裏面所下的定義量度出來。這部手冊是一九二八年到三二年在美國陸軍中間散發的，後來經美國自由主義者的抗議，纔停止它的發行。這裏面所下的定義是：

民主：即衆人的政府。是由羣衆大會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直接」表示意見而產生的權能。結果即暴民政治。對財產的態度是共產主義式的——即否定財產權。對法律的態度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爲準繩，不管這些意見是以放任爲基礎的，還是以熱情、偏見與衝動爲基礎的；對於後果如何，從不置問。結果就引起造謠、生事、鼓動、不滿、混亂。

上面所說對大部份東歐國家的態度，和對全非民主國家的土、希兩國的態度比對起來，是很古怪的。這一點，「華爾街世界秩序」最坦率的辯護人之一——李普曼，已經解釋過了，並且也把杜魯門援助希土兩國的政策底真正動機說明了。他率直地寫道：

我們之所以選擇土耳其和希臘，並非因爲這兩個國家特別需要什麼救濟，也並非因爲這兩個國家是民主與四大自由最好的範例，而是因爲這兩個國家是通到黑海和蘇聯腹地去的戰略門戶。

土耳其常做一個需要經濟援助的民主國家，這種說法，即便對世間最愚蠢的人來提出，也是很不容易開口的。土耳其經歷了戰爭，却原封未動，它是當作中立國，從交戰國雙方獲取利益的；它是一個半法西斯國家，沒有自由選舉，沒有自由的職工會，也並無任何公民自由；它之所以被列入杜魯門施恩的名單上，祇不過因為它有一個反動政府和一種特殊的地理位置罷了。

在直接的外交政策部門裏面，我們也看見了兩個美國的互相對抗，和（在目前而論）保守力量的同樣勝利。戰爭中幾次國際會議所通過的原則，是得到羅斯福的那個美國全力支持，這些原則就是確保戰後世界的和平，確保各國的獨立，各民族自己決定他們的政府形式的權利，侵略國和侵略軍的懲處，首先以大國一致為基礎國際組織的建立（聯合國組織），以及全面的在監督下的裁軍。

一般地說，在美國的外交政策發展的途程中，杜魯門爬上了羅斯福的位置之後，是直接和這些原則相反的。托辣斯非但沒有保證各國和各民族獨立而自由地決定他們自己的政府，反而努力去摧毀民族的獨立，為反動派利益進行干涉。他們不但沒有懲罰侵略國，而且正在主要的侵略國（德、義、日）中支持這些反動份子，而這幾個侵略國又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本推動力量。他們非但沒有在大國一致的基礎上發展一個聯合國組織，而且努力要孤立蘇聯和東歐新民主諸國，提出「取消否決權」的口號，反對大國一致的原則。

目前美國政府非但沒有採取普遍裁軍的政策，而且打算阻擊蘇聯提出的裁軍建議，維持原子武器的獨佔，而美國本身則繼續進行大規模的建軍。

這種政策在巴黎和會的過程中，最初表露無遺。在巴黎和會上，美國政府公開反對有利於南斯拉夫的邊界修正，也公開反對給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賠款，同時為多瑙河的「自由企業」而鬥爭，反對大國一致的原則。後來，在聯合國討論原子能的管制問題時，這種政策就變得更加清楚了。關於原子能管制問題，非常重要。由於戰爭中原子彈在美國製造的結果，壓倒的力量已經轉入美國托辣斯手裏，這一點對於他們目前的態度，是很有關係的。在戰爭中，原子能的全部發展，和原子彈的製造，應該以美國為中心，這當然是對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從軍事的觀點看來，美國是一個安全地帶；而許多國家的科學家為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利益，都集攏在美國發展種種方法，終於製造了原子彈。他們是成功了，結果，在戰後，原子彈工廠和製造方法都是在美國。於是幾千年間最偉大的科學進展，可以一下子引起無限的破壞，同時也可以把人類的勞動減輕到奇蹟似的地步，而能够在實際上實現這種進步的工廠，則一向是，現在也還是在三個龐大的美國企業控制之下。他們既佔有了這樣的工廠，心目中又認為其他各國決不會有那樣的設備，於是他們的態度強硬起來了，他們不可一世地決心要跟進步力量鬥爭，他們甚至認為可以按一下電鈕就能獲勝了。

因此，考察一下關於原子能國際管制底提議，那是非常重要的。美國政府所提出的方案，是巴魯治 (B. Baruch) 在 1946 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國組織原子能委員會開幕會議上提出的。他建議設立一個國際原子發展局 (A D A)，這個機構將全面控制原子能的發展和運用 (由原料開始)，領有或管制所有的原子能工廠，審查所有有關原子能的活動。事實上，這個建議即等於將 A D A 放置在上述

三個大康采恩的手裏。

如果聯合國組織的權威真正獲勝的話，那就可能使康采恩和美國政府稍為撤退一下他們的力量；但是巴魯治却同時建議關於發展原子能的全部項目中，必須取消否決權。這在實際上即等於把全部物事脫離安全理事會的管制，大大的削弱聯合國組織的力量，使美國能够在未來的歲月中控制原子能。

但是巴魯治的建議在事實上是比這還要惡劣；因為他的第二項建議無異把立即停止製造原子彈，毀去現存的原子彈，同時把原子能生產的方法全部向A D A公開，這種重要而迫切的步驟，無限期地延擱起來。他建議說，所有這些步驟，應該延到「管制原子能有了一個合適的系統時」，纔開始去做。蘇聯的反建議本來不但沒有繞過聯合國組織，而且適合它的，但終於沒有被接受。

老實說，杜魯門所謂用美國的資本和軍力去阻止各地共產主義的增長，這就某種程度上說，不過是美國獨霸世界（包括歐洲和大英帝國）的一種烟幕。這一點，美國資本更坦白的代言人，就說得更加清楚了；比如說，全國產業會議局主席約旦（V. Jordan）在一九四七年初說過，美國應當警衛世界，並且要求「對於與軍火及戰爭有密切關係的工業活動和進展以及種種政策，都有無限權力加以監察和管制」。他說，美國必須製造原子彈，威風凜凜的走在前面，做全世界的警士。

這樣一來，布里敦森林的原來觀念，已經被歪曲了。一九四七年七月，布里敦森林的會議，曾經宣布了偉大的目標即在滅除國際貿易的障礙，推進國際商務關係，以合作方式促使會員國的民族政策諧和，由是推進高度的就業和提高生活標準。但是在今天，國際貿易組織在美國獨佔資本的眼中，已

不再是國與國之間互忍互讓從而使世界貿易普遍增加的組織，而不過是一種武器，用了它，就可以擊破外國的限額，優惠和關稅，用了它，也就可以爲着美國貿易的利益，粉碎了各國的計劃經濟、貿易管制和粉碎實行計劃經濟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協定，如果美國的出口貿易像這樣子的向前推進，則對英國的輸出將有嚴重的影響。英國打算到一九五〇年輸出價值比戰前增加百分之七十五，這在我們已經覺得是相當野心的了，可是美國商務部宣布的目標，却要使美國輸出（其實差不多是在同樣市場上與英國貨競爭的）到一九五〇年增加到每年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就價值來說，比戰前每年平均數字增加四至五倍，就數量來說，比戰前每年平均數字增加一倍。

華萊士一九四七年四月在倫敦演說時，把這稱爲「新美國主義」。他還引用了同月魯斯的「生活」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對於美國給第三次世界大戰（據說已經開始了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究竟準備好沒有，表示懷疑，同時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無能，也表示担心。這文章寫道：

我們必須改變這種政策，必須準備公開宣稱要領導世界。
這就是說用一個美利堅五國來對抗蘇維埃五國。

*

美利堅王國的綱領：

對友國作經濟政治上的讓步；

必要時隨時隨地使用武力；

與大英帝國合併；

在國內鎮壓一切赤色份子。

所謂與大英帝國合併，即美國可以把英國併進去，使英國做助手的意思。至於所謂「赤色份子」，如華萊士所謂：「即等於反對這個綱領的人們」，這一項就無異說：在國內外進行反進步勢力的鬥爭，已經發生密切聯繫，實際上且已變成一種鬥爭了。

十 軍備和對外政策

美國應該努力去攫取基地，這樣美國纔能夠控制舊世界。

——外交季刊，一九四五。

一向和平的美國最近實行軍國主義化，也是一樣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和上一章所討論的外交政策合起來看的時候。作這種準備的人，可沒有把自己局限於「按按電鈕」的戰爭。正規軍在一九三九年不過十七萬四千人，現在却計劃增至一百萬人，後備役約有五百萬人。這個新軍首先是以攻勢而非守勢戰術爲其基礎的，美國在全世界各地都佔有了基地，而且在研究原子武器和長程武器；而重心則放在空軍上。在一九四六這和平的年頭，美國用於戰爭物資和裝備的款項，佔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七十，而且事實上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只有兩次世界大戰和內戰時期除外。

這巨大軍力的用途表現在發展北極地區上面。北極地區連接着三個大陸，歐洲、亞洲、和北美洲，觸到了蘇聯、挪威、冰島、丹麥的格林蘭、加拿大和美國。一個清醒的人絕不會認爲蘇聯要攻打美國，而且蘇聯簡直不會捲入戰爭，除非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純粹是防禦性的戰爭；而且誰也沒有想到美國能够很快就和蘇聯開戰。但是美國的統治者却有另外一種想法。當然，他們的計劃是藏在所謂國防的字眼背後的。美國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史巴茲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對美國勞工聯合年會說

：「只有空軍能够保衛美國，使它不致受到由北極方面來的攻擊。」

但是他們實際上在做些什麼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已經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羣島上發展了空軍和海軍基地。現在它又在阿留申羣島擴大作戰基地和修補基地。往東，它又在加拿大擁有一個基地和若干空軍基地。

再往東，在紐芬蘭也有基地，租借期限九十九年，美國報紙簡直把紐芬蘭稱作「北大西洋的直布羅陀」，在格林蘭和冰島也有若干基地。而且格林蘭和冰島的基地，正如加拿大的基地一樣是在戰爭結束後兩年纔獲得的。其實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哈斯特的「紐約報與美國人」就已經刊印了整頁的世界地圖，大字標題道：「北極地帶——明日航空時代我們的海」（「我們的海」是法西斯義大利擴張主義最盛時用來稱呼過地中海的）。

一九四五年底「外交季刊」也說道：「美國應該努力去攫取基地，這樣美國纔可以控制舊世界」，又說：「美國在格林蘭和冰島的基地，實在比和英、蘇訂立同盟還重要。」到了一九四六年十月，題名為「美軍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的「外交政策報告」說，美軍正在改善拉布拉多、格林蘭、冰島和巴芬島的許多基地。

那麼敵人是誰？他們到底要征服誰？加拿大、丹麥、或者冰島的獨立怎麼樣了？大西洋憲章或者雅爾達宣言的規定那裏去了？

科學也一天比一天越發爲軍事服務，在戰爭期間爲戰爭目的而用的科學研究費達一百億美元，這

是不足為奇的，可是戰後同樣目的的開銷却超過這個數字。

在一九四七至四八財政年度，單是陸軍作軍事科學研究的費用，就要二億八千萬美元，空軍在一九四六年本已有研究費一億八千萬美元，現在却要建立一個飛行研究中心，需要用六億美元，海軍也同樣的活躍。美國軍政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宣稱：「戰前美國科學研究，每年政府約撥給五千萬美元。在一九四六年約達十億元，其中約有百分之九十是軍事科學研究用的。」

軍事基地的掠奪也有同樣重要的發展。在戰爭中這樣重要的基地是當然必要的，那時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北非、英國和歐洲一共建立了四百三十四處基地。按照大西洋憲章和一九四三年莫斯科會議的宣言，這些基地早應該撤退了。但是杜魯門總統却宣布了另外一種政策，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廣播裏說，美國在戰後沒有任何自私的企圖，只想保持一些對於保護美國和世界和平所必需的基地，而且旁的基地目前雖不在美國手中，只要美國專家的意見認為那是美國國防所必需的，美國都要加以佔領！

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一一實行了，除了保有大部份原來的四百三十四處基地外，美國已經或者正在建立新的基地。今天全世界沒有一處沒有美國的軍事基地的了。

美國現在除了保有借自英國的基地外，還在巴西、加拉巴戈斯羣島（屬厄瓜多）、古巴、秘魯等國佔有大批的基地，這一切都是「泛美聯防合作」的藉口下進行的。

在巴拿馬，美國政府一九四七年五月建議在運河區以外佔有若干新基地；原來在戰爭中，巴拿馬

已有一百三十四處地方讓給美國做基地，其中三十七處至今還在美國手中。

在太平洋方面的基地，不但建立在日本領土上，而且建立在英、法、澳、紐、菲領土上。在菲律賓，二十三處基地已被租借九十九年了。

美國托辣斯對東地中海的密切關心，除了反英之外還有反蘇的目的；此外還有另外一種基礎，即石油的供應問題。中東是今天資本主義世界最有希望的石油供應源泉，魯斯的「時代」評論社魯門援助土希的咨文時，乾脆說道：「明裏一切都在說土耳其和希臘，但暗裏却指這以南的石油。」

石油不僅對海軍強國非常重要，而且對大國的工業活動也非常重要。美國先前和現在，石油的消費快得交關，它目前的消費量約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因此它現在就擔心石油的缺乏；伊克斯說，美國的石油埋藏量只够十四年的開消。所以它就向中東尋求供應了。中東的石油已知埋藏量差不多等於美國；而且伊朗、沙地阿拉伯和伊拉克每一油井每天的產量約比美國高出三百倍、一百五十倍、和八十倍，而海法港的運費比墨西哥灣各港的運費只合到三分二弱，比起大西洋各港來則只有一半。美國的石油獨佔資本於是竭力要控制中東的油田，而且把英國從它原先的地位趕出去。它們的努力已經得到若干的成功，一九四五年時它們已在中東已知油礦地區控制了百分之四十，英國的控制是百分之五十二，事實上的發展和油管的建造，使它們的地位比這數字更為優越，沙地阿拉伯就是一個例子。

在沙地阿拉伯，美國的石油獨佔資本，通過了阿美石油公司 (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 簡稱 Aramco)，實際控制了全部的油田。這個公司每天已能出產石油二十萬桶，而且已經訂了

合同，要建立一條一千二百哩長的油管，通到地中海海岸，油管將於一九四九年完成。

這樣子就很容易了解，爲什麼美國政府竭力要摧毀圖德黨（Tudeh Party）領導下的伊朗進步力量，爲什麼美國政府資助阿拉伯反動份子打擊各該國日益增長的民主力量（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沙地阿拉伯、埃及），爲什麼壓迫英國使它繼續進行鎮壓阿拉伯人民的反民主政策，同時也可以了解爲什麼它要建議武裝中東的一些政府了——比如說：美國以二千五百萬美元借給伊朗政府購買美國軍火和武器以裝備伊軍，就是一例。

這種備戰政策的另一重要部份，就是使他國和美國在裝備上訓練上給養上一致化和標準化的做法。

很明白，美國已經達到了控制英國的地步。在戰爭中，根據美國陸軍參謀總長的正式報告，英美聯合參謀部的合作（這個聯合參謀部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華盛頓建立起來的），是兩個同盟國家所能到達的軍事統一化的最完善的例子。兩國三軍的戰略指導、人力和軍火的分配、交通網的佈置、和軍用機械的管制、佔領區的行政等等，都在戰爭中一一完成了。

今天的地位也和當時一樣。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倫敦報紙發表了權威方面的消息說：英美陸海空軍軍火及武器標準化，在原則上已經獲得協議，現在馬上就要實行了。

拉丁美洲更是如此。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美洲各國外長會議（出席的一共有二十一個共和國），早已決定爲保衛美洲大陸而交換戰略物資了，這一決定使美國可以動員整個拉丁美洲

的國家底資源，來適應美國軍隊的需要。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墨西哥舉行的泛美會議中，通過了察普脫貝克宣言（Chapultepec Declaration），宣布成立一個泛美洲總參謀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杜魯門總統向國會咨文，把這推進了一步；他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批准美國和拉丁美洲諸國之間的軍事合作方案，提出組織，裝備和訓練方法標準化的問題。這一法案同時也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將海陸軍物資轉讓給美洲其他諸國政府，不論是出售或是用其他方法。六月裏，艾森豪威爾將軍其他軍隊首長強烈地支持這一法案。

北美和南美在軍事部門上的統一，包括經濟合作在內，在一九四七年夏天更給推進了一步，那是在巴西首都舉行的泛美會議中，要進行簽訂一個「西半球聯防公約」了。

在十三個拉丁美洲國家裏面，還駐有十七個美國的軍事代表團，還有若干海軍代表團，他們負責訓練各國的某些兵種；比如說，在一九四六年底，巴西軍政部長宣布說，巴西陸軍將繼續用美國方法訓練，指揮官和技術人員則將在美國境內受訓。

最後，一九四七年三月簽訂的美菲九十九年互助公約，（此外還讓美國得到若干基地），規定菲人可以志願兵的資格，參加美國海陸軍，並且批准美國派遣軍事代表團到菲律賓，協助菲島的國防。

這些軍事代表團是有着相當重要性的。根據一九四六年十月「外交政策報告」所說，「戰前和戰爭中代表團的使用與今天代表團的使用之間的分別，就在於：這些代表團今天正在執行着首要的政治任務。」

十一 對歐政策

我們不願變成美國的奴才。

——卡路里伯爵，一九四七。

美國的政策如何應用到歐洲去呢？讓我們來檢閱一兩個國家。

就某些方面來說，最有意義的是德國。在德國，它的卡特爾戰前就和美國托辣斯有很密切的聯繫，經過希特勒十二年統治下的退化、野蠻手段，和侵略行爲，美國目前的統治者在這裏的政策確與它的謊話符合的。反納粹的左派不受歡迎，因爲那是左派，是親蘇派，是以工人階級爲基礎的。大產業家——當然是納粹無疑了——却吃香得很，因爲這些傢伙可以利用來建立一個這樣的德國，即成爲美國反蘇、反英的權力機構底一部份。

在美佔領區內所謂肅清納粹運動大體上是做得一塌糊塗的；納粹還在做官——據說他們有經驗！——，連「觀察報」的慕尼黑記者也不得不報導說：「德國人往往發現在過去十二年間做他們的頭兒，壓榨他們的那一批人，現在還是高高在上，繼續做他們的頭兒，壓榨他們……」西部佔領區的社會民主黨一致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在政治、經濟、行政上，那些曾經領着德國進入悲慘境地的力量，今天却依然在統治着。」

和這相似，美國佔領當局很看得起右翼的政黨，即基督教社會同盟，其實這個黨裏面不知多少化裝了的納粹份子藏在那裏；這個黨的主要支持者——天主教會，還公開攻擊肅清納粹運動。一個主教甚至把這當作「有背德國人的正義感」。

美國重建德國工業所採取的步驟，更其重要。艾契森關於重建德國的聲明上面已經引用過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杜萊斯（Dulles）在紐約發表的演詞也是同樣的坦率的，他說了這些話之後不久，就被委任為出席一九四七年莫斯科會議的新國務卿馬歇爾將軍的外交顧問。這篇演詞預先由共和黨的杜威和塔虎脫參加了意見。據他說為了阻止蘇聯的膨脹，尤其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就應該着力建立一個歐洲聯邦的計劃，而這聯邦的經濟中心應在魯爾。他說：

「萊茵河流域連同它的煤礦和產業，構成了自然的西歐經濟心臟。從這個地區所發出的活力，不應該僅僅為着德國人，而且要為着德國的西歐鄰邦。假如這件事成功的話，西歐連同它的兩億人民，就能够發展成爲一個更繁榮和更安定的地帶。可是，假如對德和約僅僅把德國重建爲單一的經濟單位，而且只受德國政治上的控制，這個計劃就斷斷不能實現，因爲這樣一來，即使原來非常分權的也可能變得高度中央集權……」

這個標本重又一次非常清楚。美國的統治者們由於他們跟德國康采恩戰前有許多聯繫，加上他們立下決心要統治世界打擊社會主義，所以要在魯爾工業的基礎上，重建一個強大的德國，好讓他們自己執着韁繩，而德國舊時的領主們就做他們的助手，由是反對蘇聯對四強管制德國底協議的信賴。如

果不把他們阻擊着，他們就會重覆一次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一切恐怖，而且方式更加殘酷，步調更加迅速。

英美佔領區最近的合併，和英佔領區重工業國有化計劃的擱淺，從上述的動機看起來，比之任何時期更有意義了。「每日電訊報」華盛頓記者的報告（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是很值得注意的：

美國準備儘速把德國工業復興的整個財政重担，讓英美合併佔領區負起來……

在這些情形下，美國將不至於和英國的政策一致——英國的政策，是要把德國工業社會主義化。

義大利最近的事件證明了美國企圖干涉他國的內政。當基督教民主黨的總理喀斯貝里從美國回來之後，連內閣會議也沒有召開，就宣布內閣總辭職，當然沒有報告他此行的結果，新內閣在二月裏（一九四七年）組成了，可是在羣衆壓力下面，不能不包括了社會黨和共產黨；但是五月中旬新的閣潮爆發，經過漫長的談判後，喀斯貝里重又做了少數派政府的總理，強大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所有閣員都被排除了。「泰晤士報」羅馬記者評論這事件，和因此而發生罷工的可能性時，說過幾句很有意思的話：「希望美國的貸券早點來，就可以暫時消除這種危險！」義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說過，美國干涉歐洲，使義大利有淪為殖民地的危險，他宣稱，他確信美國人民會改變這種政策。他說，「我們必須相信，美國人民一定會保持他們的民主傳統，將會感到他們不該跨越的一種限度，歐洲必須自己決定它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說到比利時，最有興趣的無過於：鈾鑛已從剛果運到美國去的故事了。這個故事說明了任何所謂

獨立自主的國家，面對着由強大獨佔資本控制的強國時，那所謂獨立自主是很可疑的，同時也說明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爲着人類的利益而開發地球上的資源，和他們自己的科學發見時，是如何的無能。

比屬剛果擁有鈾礦的存量，佔全世界已知總量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在精神上，剛果是屬於剛果人民的；在法律上，主權無疑地屬於比利時的；而美國的掙制權，不過與你和我一樣毫無根據。但鈾却不斷運到美國去，一九四二年有一千一百一十噸，一九四三年有八千二百八十七噸，一九四四年有七千九百六十九噸，——所有這些都是直接有助於戰爭的，這之後，科學家就應該發展原子能來減輕人類的勞動，於是乎一九四五年運去九千九百六十七噸，一九四六年約莫八萬噸。（一萬噸的鈾礦所發生的能，約等於全世界一年裏面所出產的煤和石油所產生的能。）

而這一切都運到美國去了。後來也有一點點兒特准運到英國去，可是比利時自己呢？連做實驗也不够呢。有了這樣的能量，加上無數優秀的科學家，這個世界會變得怎麼樣呢？有了這一切，比利時又會怎樣呢？使人高興的答案我們是知道的。但不幸更重要的問題是：有了這一切，美國將會如何呢？如果美國的統治階級，真要把鈾變成能，那它就要摧毀所有在動力生產方面（煤礦、油田、電力）的龐大投資；然而美國的原子能工廠最近却從杜邦公司的手裏轉讓到龐大無比的通用電器公司（G. E. C.）的手裏，這真是意味無窮的事呢！原子能毫無疑問地將帶來一個新的時代，這時代不虞匱乏，有閒暇的自由、有文化的自由、有愛美的自由、但這却會摧毀大資本家的投資。那麼，對於他

們，就不如拿去製造原子彈了。

比利時怎麼辦？試想一想，如果比利時決定了不准鈾礦輸出，或者限制鈾礦輸出，或者把目前低額的出口稅提高到可觀的數字，你以為結果將會如何呢？這種做法，就等於跟錳和鈾的資本家集團開戰，這個集團，正如美國政府一樣，控制着資本主義世界的整個鈾礦。但是比利時不會這樣做的。比利時統治階級的重要份子，都是反對人民利益的；他們不僅和美國人結合在一個鈾礦卡特爾裏面，而且也非常熱心要投資到煤礦、油田、和電力上頭；他們決不比他們的美國朋友更熱心去發展原子能的。

法國，對美國大資本集團，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法國是一個大國；法共是法國最大的政黨；法國比之西歐任何國家對蘇聯更抱好感。在這種情形下面，美國的保守份子就認為，特別需要打擊法國的進步傾向；但是法國又不能像小國那樣公開和直接的勾引的。因此在目前，他們找出一個戴高樂來了，他們可忘記了在戰爭中美國是如何的反對戴高樂，那時他們把他當作左傾份子；而他們現在却支持戴高樂，打倒法國新憲法，建立他的個人獨裁。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國的報紙說，假如共產黨給排出政府的話，美國就可能用間接的方法對法國引用杜魯門主義，即是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貸給法國二億五千萬美元，不知道是否報紙真正講老實話，總而言之，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裏面，法共的閣員，就給從法國政府裏面趕出去了，不到幾天功夫（五月九日）世界銀行宣布第一批貸款，以二億五千萬美元借給法國。

美國干涉他國內政，「摧毀紅黨」和削弱蘇聯，這些技術在匈牙利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範例，也就是美國政府此時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作爲毫無二致的範例。那時，也是用糧食做武器的；胡佛執着武器，就把匈牙利的政府攪垮了，後來又把一個法西斯的霍須王朝搬上寶座去了。

那時匈牙利已經在貝拉·賁 (Bela Kun) 的領導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他的政府還包括了現任匈牙利副總理的拉柯西 (Rakosi) 兩次大戰之間，他都住在霍須王朝的牢獄裏；關於那時的情形，胡佛的助手格里哥黎曾有這樣的描寫：

匈牙利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給鎮壓了，那是富於戲劇性的，而且也極有意義，幾個美國人，僅僅用了經濟武器，就攪垮了貝拉·賁的政府……這件事情無可爭論地證明了糧食和經濟因素是一種有力的現代武器，可以阻遏一些政治野心，也可以維持國際和平，套句老話來說：「麵包強於劍」。

格里哥黎自己引誘貝拉賁政府裏面的兩個社會民主黨員，阿哥斯東 (Agoston) 和候伯烈希特 (Haubricht) 要他們同意推翻他們的共產黨領袖，推翻之後就可以解除盟國的封鎖，並且答應供給糧食。成立協定那一天之前，格里哥黎表演了所謂雙重欺詐；他在維也納對匈牙利蘇維埃代表說，他現在準備把糧食供應匈牙利了，但必需付現款，然而對這個代表，他先前是拒絕給予一切協助的。格里哥黎後來還回憶說，這個天真的匈牙利共產黨員，一聽見有糧食可以供給飢餓的同胞時，眼睛如何的充滿了淚水。他立即付了一百萬美元，格里哥黎就打電報要糧食列車由特港開來；但他算好了列車應該在他所佈置的社會民主黨政變之後纔會到達；事情可真是依計實現了。但是阿哥斯東和候伯烈希特

也執政不久，就都被監禁起來，其實這也是格里哥黎所預定的計劃底一部份。

有了這樣的一個前例，胡佛現在對飢餓國家分配糧食，是依然有着重大的作用的。從這點看來，一九四七年六月匈牙利政潮的背景就不難明白了。右翼小地主黨正圖推翻聯合政府，代之以霍須王朝或所謂合法政府，對蘇聯採取不友好的態度，這個陰謀，現在是誰都承認曾經存在過的了；但是在當年五月裏，當蘇聯佔領軍當局，把這個情報提供給匈牙利政府時，似乎也牽運到當時的總理奈琪，這時奈琪就立即從瑞士（他在那裏休假）逃到美國去了，杜魯門還把這件事情當做什麼「可怕的詭計」，又說什麼共產黨掠奪了政權等等。於是乎美國要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貸給匈牙利的三千萬美元貸款，就立即宣布取消了；至於其他運往匈牙利的救濟品也全都停止。試聽聽匈牙利自由主義元老卡路里伯爵的話吧。他是四月間率領匈牙利國會代表團，到開羅去參加各國國會聯合會的會議時說的：

我們都不要做美國的奴才，我們也不想做蘇聯的奴才。但蘇聯却不把我們當作奴才，美國倒竭力使我們孤立。

關於希臘和土耳其，上面已經提到過了；但這兩個國家，同時也在經濟上變成殖民地。比如說希臘吧，美國駐希臘經濟代表團團長波特（P. A. Porter）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在美國衆院外交委員會裏說：美國派赴希臘的復興代表團，可以對希臘的財政政策有所獻議，同時也與貨幣委員會一起工作。他又說，還要建立一個對外貿易管理處，以美國人做處長，全權處理進出口事宜。從經濟上說來，龐大的美援，在某一種意義上，是希臘的一種不幸。其實杜魯門主義所撥出來的款額，假如把十

分之一用在生產事業上，就足以使希臘走上復興的道路；可惜希臘從美國所得到的援助，不過是把陸軍增加三萬五千人，用美援來發餉，接受英國軍事代表團的訓練，在美國控制者同意之下，進行反希臘民主力量的內戰而已。在土耳其，美國的商人、銀行家、專家、（包括許多石油專家），都到來了；並且已經訂立了合同，來建築新的飛機機場和擴充舊的飛機場，以適應最大的飛機升降了，不消說，這裏用的也是美援。

這兩個國家被美國把他們變成經濟的殖民地，也許不是杜魯門援助的主要動機；但結果却變成如此了；兩國的主權是早已完全喪失了。

十二 對拉丁美洲和遠東的政策

美國今天雖採取了新形式，但那古老的戰前的殖民政策的內容，還是——
成不變的。

——遠東評論，一九四六年。

和剛才說過的同樣的程序，正在全世界各地進行着，這裏可以考察若干國家的情勢。

先說大國。美國最近在中國行動的歷史，證明了帝國主義殖民化的同樣標本。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在莫斯科會同意不干涉中國內政。可是自此之後，美國有遵守這個協定嗎？先從經濟方面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美國和中國簽訂的商約，它規定兩國人民可以在他國從事種種經濟活動，清楚得很，強大的美國金融資本與中國的落後資本之間的「權利均等」即等於象與雞的權利均等。總而言之，美國獨佔資本把中國的工業和金融囊括了去。

軍事方面是和政治經濟有密切關係的，儘管有若干正式調停內戰的努力，其實真正的美國政策，則是給予「一方」以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援助，使它擊潰對方。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國政府已經用種種方法供應了四十億美元價值的東西給「一方」。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國把原值八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的剩餘物資也讓予中國，戰爭結束以來交給中國的租借物資，比在戰爭中的總

數還要多。此外還得加上聯總所供應的六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美國國會提出了一個法案，使美國專家從新裝備及訓練中國軍隊一百萬人。參院通過了送給中國海軍艦隻二百七十七艘，其中包括戰鬥艦，驅逐艦和潛水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杜魯門宣稱，美國陸軍總部和美軍一萬六千人仍駐在中國，期限不定。

至於日本，這個敗北的法西斯國家，在理論上是盟國聯合佔領的，事實上却由美國單獨支配。美國的資本和商業機關滲透到日本所有的工業部門——這裏是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生產品的源泉啊——而英國和澳洲的商人，要做生意却受到嚴厲的限制。右傾的日本政府，甚至於敢向蘇聯要求歸還千島羣島。英澳的代表常常覺得與蘇聯的代表意見一致，而美國代表却運用他的獨裁力量，無視一切抗議。

在拉丁美洲諸國，殖民地化的過程，也給推前了一步，在戰爭中美國大大加強了它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地位，把和它競爭的英國資本擠了出去。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里奧熱內盧舉行的美洲外長會議，通過了一個經濟憲章，這個憲章就是要建立一個在美國領導下的經濟集團；這個憲章的十大原則之一，即所謂「推進私人企業的體制。」這個憲章的若干方面，已被拉丁美洲的進步輿論所激烈反對；拉丁美洲勞工運動會主席托列丹諾（Tolédano）批評這個憲章，說它不能限制外國資本的投資，而這樣的投資一向正是拉丁美洲不平衡和落後的經濟構造的主要因素。勞工聯合會也抗議憲章中強調私人企業的一條，和國家不能干涉國民經濟或國際經濟的一條。接受了這樣子的一個憲章，即等於把獨佔資本家所需要的武器交給他們，讓他們把整個拉丁美洲的中等工業、小型工業、和商業通通摧毀。

可以舉出拉丁美洲的幾個國家來做例子。在巴西，美國資本已經取得了德國和日本大部份的資產，在這上頭，差不多完全不許巴西的資本參加；巴西那日益增長的玻璃工業，漸漸已經發展為輸出企業了，却遇到了老辦法的打擊，美國把巨量的玻璃運入巴西，低價傾銷；結果呢，巴西的一間玻璃工廠已經關門了，美國資本正在打算用相當的價錢購買其餘的工廠。

與工業的攻勢同時，來了政治的攻勢。美國大使會不止一次的促使巴西政府採取步驟，打擊迅速發展的共產主義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初已經宣布共產黨是非法組織了。

智利也有同樣的故事。按照智利電台的廣播，當智利財長向美國談判借款時，美國告訴他說：共產黨參加智利公共行政機關時，就表示智利政府要求借款的性質並非善意；當智利全國鐵道公司向美國訂購車輛時，它的紐約代表得到的答覆是，共產黨的代表參加智利政府一天，美國就一天對這批訂貨不感興趣。不久之後，共產黨的閣員就被趕出智利內閣了。

在理論上說，菲律賓已經得到獨立了，在實質上却變成一個經濟的、軍事的殖民地。美國國會於一九四六年底通過的貝爾貿易法案，使美國公民和菲律賓人在開發自然資源上有同等的權利，而美國行莊在菲律賓貿易上則保持有利的位置。一九四七年三月美菲簽訂了互助公約，這在上面已經提到過了，而反動份子已經奪取政權的明證就是，曾經英勇打擊過日軍的菲律賓游擊隊，現在被當作匪軍趕入山裏去，與日本合作的羅哈斯却做了菲律賓總統。

美國自由主義的什誌「遠東評論」總結這個形勢道：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美國正式宣布菲律賓的獨立。但是菲律賓共和國的誕生，却帶有這許多附性，使它不再能自稱爲一個新亞洲的黎明了。美國今天雖採取了新形式，但那古老的戰前的殖民政策內容還是一成不變的。

十三 英國和美國

作爲一個愛國的美國人，我絕對反對這種帝國主義政策……這種政策的

結局，一定是全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而美國內部也一定起着分裂。

——華萊士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在曼徹斯特演講。

我在上面已經把美國力量增長的歷史，和美國目前統治者利用這種力量的故事，作過簡單的敘述了。在討論英美未來關係應該如何之前，和研究應該怎樣改善英美關係以保障和平之前，我必須先考察一下英國的現勢，英國當然有許多強大的因素，但戰爭使英國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在戰爭中，英國的輸出，減少到戰前數量的三分之一以下。英國的商船總噸位，在戰後只有一千三百萬噸，而戰前却有一千七百萬噸；同一個時期，美國商船的噸位，却由七百五十萬噸增至三千八百萬噸。英國從海外投資所得的純收入，在一九四五年還不到一九三八年的一半。差不多英國可能得到的金圓，在羅斯福實行租借法案之前，都拿到美國去購買去了。英國海外負債，在戰爭結束時約莫有四十億鎊，英國的黃金和美元資產，以及在英鎊區域內其他各國的黃金，都在一九三九年到四一年這些嚴重的日子裏用光了，主要是爲了向美國購買戰爭物資。一九四一年四月，租借的實際利益還沒有得到之前，英國的金準備就已跌到三百萬鎊；後來雖也增加了一點，但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也仍舊低於戰前水準。

不管英國與美國訂立貸款協定是聰明還是愚蠢，總之貸款的苛刻條件和動用的速度及性質，削弱了英國目前的地位。按照貸款的條件，英國不能用任何方法拒絕由金圓地區來的任何貨物，同時，如果英國實行或打算由帝國、自治領、歐洲或任何其他非美國區域，輸入任何種類的商品時，也應該允許同類的美國商品輸入。舉個例說，如果英國想輸入捷克軟片或者澳洲書籍，則英國必須同樣打開大門，讓美國軟片和美國書籍運來。

由於美國物價的上揚，貸款協定一簽訂，它的買貨能力就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恐怕一九四八年還沒有到，貸款就會用光了；但其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份，對復興有所補益；比如說：在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只有百分之五是買機器的，可是在一九四六年全年約莫有四分之一的美金消耗（五〇、七五三、七四三鎊）是拿來買烟草的。

關於貸款的間接政治後果，可以從柯爾（G. D. H. Cole）的文章看得出來：

貸款的存在使美國能夠強迫英國負擔起他力所不逮理應放棄的約束。英國早就應該不能派兵駐在希臘和巴力斯坦了，也不能在整個中東作為資本主義的警察而行動了……如果能夠放棄這一次貸款的話，英國就會立刻被迫減縮軍力和限制在帝國執行任務，而且會和蘇聯訂約。……

這就是英國的形勢。跟美國比較起來，是有着強烈的對照的。美國在這一次使我們削弱的戰爭中，已經發展了壓倒一切的力量。那麼，當美國的統治階級打算要征服世界的時候，它會怎樣對付英國呢？它所需要，所害怕的是什麼呢？

讓我們引用一個典型直率的聲明吧，這是美國全國工業會議局長約且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所作的：

不論戰爭的結果如何，美國已經在世界事情和國內生活兩方面都進行了帝國主義的事業……靠了美國的幫助，英國雖然不致於打敗，但它在經濟上將會變得非常貧困，在威信上也大大減低，使它不可能重新建立或仍然保持它在世界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充其量，英國不過成爲新的盎格魯薩克遜帝國主義中的一個副手，在這上頭，美國的經濟資源和海陸軍力量，將會變成重心。向南，是在西半球上，向西，是在太平洋上，王的道路就這樣伸展出去，而且因爲有着現代化的經濟力量，和現代化的政治威信，王笏是落在美國手上了。

強大的國家，往往想擴張，但在這個場合，額外的推動力量，是戰後的焦慮，約且先生所說的美國，實在是非常焦躁不安的。它害怕社會主義的增長，它害怕蘇聯的力量和影響。它害怕即將到臨的蕭條，它認爲蕭條沒有別的出路，或者加強華萊士和左派的力量，或者就走向法西斯和原子戰爭。它害怕的是，它的經濟制度將要證明不可能給它的公民以充份的工作，也不可能維持任何合理的生活標準，於是就會表現出另外的趨向。

因此，它不僅要爭取它所能奪取或建立的輸出市場，而且要拖着英國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當做它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戰爭底一根支柱。衆院銀行貨幣委員會主席史本斯（Spence）——一九四六年五月，在討論對英貸款時，曾坦白地說過：「貸款將引起英美的結合，而這就等於建築一個堡壘，來打擊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可能發展。」

美國也要使英國的外交政策，和它組成反蘇的統一戰線，結成在希、土問題上的共同戰線，和在德國問題上的一致政策。到今天爲止，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儘管有了英蘇同盟，但英國的外交政策，却和國務院密切聯繫，這從歷次對東歐各國同時發出敵對的照會一事，可見一斑。

在這些情況下面，什麼才是英國的正確政策呢？政策就是：要加強另一個美國——即民主與進步份子的美國。而我們面對着兩個美國的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還有中歐、東歐的許多進步的新民主國家。還有亞洲在覺醒中的萬千人民——中國人、印尼人——他們要求自由、獨立、和更好的生活標準。

我們可以擊破悲觀派或者反動派所提出的所謂進退兩難的論調，據說，要嗎就得一天天更加依賴美國（他們希望得到關人桌子上扔下來的若干麵包屑）；要嗎就得與蘇聯和東歐結成一個反美集團，這個集團再加上美國的反擊，就會使我們的生活程度更低落，也許引起經濟崩潰，甚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並沒有這樣進退兩難的道路。我們能够做美國人民的朋友，也同時能做東歐和亞洲人民的朋友，在一個各國互相平等的世界中，我們能够同時解決自己的問題和世界問題。

主要的世界問題是兩重的：

第一、當蘇聯保持社會主義而美國保持資本主義的時候，這個世界能不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呢？

第二、爲和平與安全的鬥爭中，能不能利用美國的豐富的生產力，來加速歐洲的復興呢？

照我看來，答案是很清楚的；如果大家能夠好好的做，我們是能夠和平地生活下去的。蘇聯的人民和政府，深信兩個制度並存的時候，能夠保持和平；這一點斯大林不知強調過多少次了，和平是蘇聯的一切需要和慾望底目標。英國也一樣的需要和平；我想，英國也同樣深信，和平是同樣可以保持的。在美國，情形就並不這樣有利。人民當然是要和平的；政治上的進步份子，也認爲和平可以維持，而且決心要保持它。但還有少數人，手裏握住大部份的權力，口裏作出各種的喧嘩，毫無疑問，他們也會要和平而不要戰爭的，但一提到社會主義就寧願要戰爭而不要社會主義了。這少數人，連同他們的害怕和他們的權力，一步一步的把戰爭帶給外國，把法西斯帶給美國。

目前這少數人，即美國的統治者，是在事實上給第一個問題加以否定的答覆，他們希望摧毀蘇聯的力量，控制東南歐諸國的經濟。他們的主義就是杜魯門主義——把坦克和大炮送給反蘇政府，給每一個金圓扯着一根線。——但在美國也有許多人反對這種主義，其中包括華萊士和別的人，他們建議大規模貸款給歐洲和世界，協助整個世界的復興。這就進入第二個問題了。這裏的答案是，如果杜魯門主義換了一個廣泛援助而沒有政治條件的政策，那麼歐洲當然會很快復興的。

能夠有這樣的一種政策麼？這就要看美國的國內政治，這就要看美國經濟蕭條的強度，這就要看美國工人如何抵抗大資本家，這就要看英國的恐慌，和英國政府採取如何的措置來應付恐慌，這就要看蘇聯的力量底增長，這還要看其他許多發展。

這裏應該研究一下馬歇爾計劃。這是馬歇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篇演說詞提出來的。他開首說：歐洲的經濟非常困難，在未來的三四年內，歐洲從國外所獲得的供應，遠超過它目前所能支付的能力，如果歐洲得不到援助，它就會面對着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崩潰。他說，這將會使整個世界沮喪，也會引起歐洲的混亂，同樣會傷害美國的經濟；美國應該協助去重建「正常的經濟健康」。他又說：

我們的政策，並非反對任何國家，也不反對任何主義，而是反對飢餓、貧困、沮喪和紛亂……任何一個政府，只要他在復興的任務中願意有所協助，我相信，一定會得到美國政府的充份合作。凡打算阻礙他國復興的政府，將不會從我們這裏得到援助。還有，凡是加強人類的貧困，以便由此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獲得利益的政府、政黨、或者集團，將會遭遇到美國的反對。

他建議歐洲的國家應自行商討他們的需要，以及各國在解決經濟困難中所能負擔的任務；他建議這些國家（而不是美國），應該起草一個聯合的計劃，這個計劃雖不能被歐洲所有的國家所同意，也得由若干國家所贊許。

馬歇爾並沒有直接提到蘇聯，但是在他的演詞中，許多地方都表現出，那是以不提蘇聯的方法而把蘇聯除外的；美英兩國的右翼評論，一般都認為這個計劃，只是把反蘇的杜魯門主義推進一步，只是把它從片面改變到全面罷了。

然而一個星期後，六月十二日，馬歇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的建議包括歐洲的所有國家。究竟使他這樣做的動機如何，我們不很清楚，但很難相信，會有任何真正的意圖或願望，想請蘇聯也參加

進去的，就算是蘇聯參加了，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能否通過撥款給這個計劃，還大成問題。

不久之後，却把蘇聯邀請去討論這個建議了。篇幅不容許詳細敘述隨邀請而來的種種姿態。但這些建議，對於歐洲小國獨立發展自己的經濟底主權，給予嚴重的限制，而且還要復興魯爾工業，但是在德國反動派底統治下（此時在美國反動派底統治下）魯爾工業是否重又一次變成世界和平的威脅，這是一點保證也沒有的。無可避免地莫洛托夫拒絕了。

於是歐洲諸國對這個計劃的討論就開始了，當然有很多國家沒有出席，但是英美官方對於前途的展望却無任何的變更；美國的報紙還在嚷着「與社會主義作鬥爭」，和「協助西歐，阻止俄羅斯共產主義的傳播」。更糟的是，美國參議院不顧杜魯門的否決通過了哈特萊·塔虎特反勞工法案，加強了當時的反進步傾向，其時恰是莫洛托夫接受巴黎會議的邀請的前後。國會的態度可以從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外交季刊發表的國會委員會外交經濟政策小組會初步報告看得出來。這個報告的調子是強烈反蘇的，他提出了兩個主要的論題：第一、美國在援助歐洲和其他輸出方面，已做到差不多不能再貸款出去的程度了；其次，如果還要貸款出去的話，就必須限於能够保存西方文明的地區，而所謂保存西方文明的初步的方法，就是重建德國和日本！這一報告還暗示了英國假如希望再得到信用貸款，就必須和德國的美佔區一道照美國的條件來復興魯爾區；又暗示連協議所規定的賠償也不許蘇聯拿去；又說所有借款的國家都應該受美國經濟的監督——比方說，義大利人力應運到德國煤礦去做工等等。

很清楚，絕不能認為馬歇爾計劃會把杜魯門主義改善了多少，馬歇爾計劃老實說不過是杜魯門主

義在邏輯上的延長。誰也不能說這個計劃，不會在歐洲和美洲引起抵抗。在美國主持之下重建魯爾的提議——實際上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本質——，單就軍事安全的基礎看來，將會引起法國最猛烈的反對。在英國，很快就會認識魯爾的鋼產在美國控制下增加，結果將和英國的鋼鐵工業作激烈的競爭，不管英國的鋼鐵工業已經收歸國有與否。就整個畫面看起來，目前美國統治階級所表示和發展的歐洲政策底強度是不大的，這個政策將在美國國內的困難和美國進步力量的壓力下，不得不加以修改的。

那麼英國爲了解決自己獨特的經濟問題，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呢？平白地說，英國必須和蘇聯、東歐與及殖民地人民包括廣大的亞洲人口，發展相互間的貿易；英國必須繼續使殖民地的人民得到完全的自由，讓他們有機會發展他們各自的自然富源，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增加他們的貿易能力。英國必須更加完善地發展計劃經濟，向其他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看齊。這樣子，英國就無須依附不穩定的美國經濟了。

英國應該在對內政策上面，也作更完善的計劃。應該加速國有化運動，把煤產和其他工礦發展到最大限度，增加糧食生產，至少讓八十萬軍隊復員，參加各部門的工業。如果這一切不能達成，我們將不僅有現在的困難，而且會有更嚴重的危機。

這些政策能够實現麼？不至於對美國表示敵意麼？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以爲都可以是肯定的。當然，我們必須要求修改目前英美的關係。

我們和美國談判，我們不僅有着進步的知識份子，或認爲聯合國是世界的希冀底公民做我們的盟

友；我們在美國還可以有龐大的工人運動作我們的支持。美國職工會會員有一千四百八十萬，過去十年間增加了一千萬，一九四一年以來增加了四百五十萬，戰爭結束以後增加了一百萬；美國三十四部門主要的工業，約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的工人是參加職工會的；像哈特萊·塔虎特那樣的反勞工法案，正好給職工會積聚了數百萬的新隊伍，美國的進步份子，現在正在尋覓一種新的團結，和一種新的戰鬥體。

反動力量正在削弱中，時間越久就越弱。我們是處在這樣的一個時期，應該跟進步的美國和蘇聯站在一起，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政策，這些政策的改變，將會向全世界人民保證和平、繁榮和安全——爲着這些，世界人民進行了那樣長久的戰爭，他們曾經獲得堅實的基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時他們竟以爲他們確已爭取到這些物事的了。

世界知識叢書

本社出版國際問題研究書籍，目的在幫助讀者大眾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為當代國際問題專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攷之用。

- 公民潘恩
- 國會與政府
- 戰後蘇聯印象記
-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增訂本)
- 世界現勢圖解
- 豪門美國
- 美國政治剖視
- 論馬歇爾計劃
- 東南亞各國內幕

- 傅又信譯 二〇〇
- 梅碧華著 五〇〇
- 賓符譯 二四〇
- 沈志遠譯 二四〇
- 金仲華編 二八〇
- 杜若等譯 二〇〇
- 范承祥等著 二八〇
- 陶大鏞譯 三〇〇
- 潘公昭著 四〇〇

- 日本問題讀本 鄭森禹等著 四二〇
- 新民主國家論 陶大鏞著 五〇〇
- 蘇聯看世界 貝遜等著 二八〇
- 論美蘇關係 梅碧華等著 四三〇
- 論世界危機 李純青等著 四二五
- 美國與戰後世界 陳原譯 四二〇
- 世界現勢十講 余孟如等著 五〇〇
- 俄羅斯問題 茅盾譯 四三〇
- 德國問題內幕 賓符譯 一四〇
- 麥帥陛下 梅碧華譯 一六〇
- 世界政治參攷地圖 金仲華編(售缺)
- 新哲學手冊(大用版) 周建人譯 六〇〇
- 「世界知識」各卷合訂本
- 原子能論 英·勃蘭凱特原著 明今·俞衡·艾納合譯
- 世界知識年鑑 各專家執筆



基 本 定 價
四 元 二 角